

# 英金



---

---

# 英 金

東 方 文 藝 叢 書  
劉 白 羽 著  
東 方 書 社 發 行

---

---

---

內 容

黃河上	一
小騎兵	一六
喜子	三二
金英	五九
槍	八二
望	一〇七
在艱辛裏生長	一二八

## 黃河上

「入場的，怪事呀！」

王閻長別了根桐烟袋，悄悄邁出門來，先眈眈眼睛朝河西的山頂上望望，往腳底下啐了口痰，走開了。

公路的濕土上，留着那麼多半圓形的馬蹄印。

他一邊順着東關的一條路上走着，一邊想，「真怪！怎麼，那支旗子，白布上滾着個紅球的旗子，沒有了呢？」他不時的還把那雙眼睛往西瞥兩下，心裏不禁有點跳。山下裏沒一個人。山腳底下，只那給帶來七分春暖的微風吹着的黃河水漲了起來，緊拍着岸腳犬牙般的岩石轟響。

昨夜裏還聽得見遠遠的炮聲，現在，卻靜靜的。

是三天前，保德縣城失守了的。

他慢慢的走着，從住家戶的牆邊下。一會，他停止了。他探看了半晌。又打轉身來，翹起腦袋，朝山頂上的保德城看了看。黑的城牆還浸滲在霧烟的下面。那一支旗卻

飄在那裏。「入媽的！膏藥幌子嗅！」他憎恨的捏了捏發紅的鼻子，又慢慢的一步一步下走。下面，一條石路一直通到黃河岸上。那裏往常有渡船來回渡着，在府谷保德間來往的客商行旅。三禿子就在那裏擺個烟攤子，天時個也賣得了六毛七毛。而今呢？……他馬上心裏一動：昨兒個三禿子不是說日本人趕情都住在城裏的城隍廟一帶嗎？

昨兒個三禿子拉開破了的褲子給他看，那大腿上現出幾塊傷疤。三禿子今年二十歲，住在王閻長的隔壁。敵人進保德城的那天，他媽和王閻長的老婆孩子挾纏包袱到河西去逃難，他沒有走。可是從敵人來了以後，他就沒影了。這使王閻長急得滿頭是汗，但又不能到街上去嚷兩聲，尋找尋找。那裏知道是給鬼子捉去扛東西了。過了兩天兩夜，昨兒個才逃回來。這會躲在家裏睡覺。王閻長一邊順着死了的東關走着，間或聽見一兩聲子彈遠遠的響，一邊又想着：「寶兒和他的媽不知道那裏去了，那天，本想渡過河西，去府谷他舅舅家躲避躲避，那裏知道第二天，府谷城牆上也插着那一隻入媽的膏藥幌子了……」突然，啪啪，啪啪，一陣緊響，下面兩匹馬跑了上來。王閻長趕緊往牆後面一棵大樹下一跳，一手把褲子一拉，裝做大便的樣兒，蹲在那裏。馬很緊急的衝過去，往山上保德城裏去了。

透過下面一排樹頂，他瞧得見黃河。河裏，很多很多小橡皮船滿載着人，盪着。

人，黃的軍衣，閃亮的刺刀尖。「噫哩咕嚕」的喊叫……

聽了一晌，紅日已晒乾草上的濕氣。他站起身，再望望府谷縣，城牆是靜靜的，「入媽的，怪事呀！」他趕緊跑回去了。

三禿子嚇得一跳，在太陽底下晒着傷了的大腿，瞪起兩眼。

「嘿——到底怎麼樣？你聽！槍也不響了，砲也不響了，府谷城上的日本旗可不見啦！人馬又都回來了！」

王閻長納悶的說着，下去。低頭促着眉毛吸他的旱烟了。

保德是箇二等縣。隔一條黃河，同府谷是兩山遙遙相對。往常山西陝西的人們穿棧一棧打道裏過。王閻長的家就在山腰，他那三十來畝地卻在去鐵匠鋪的路邊上。王閻長這時靠着他院子裏的大水缸坐着。三禿子就靠着台塔。從那天聽見大砲起，保德的老百姓們都逃走了。三禿子說那天鬼子捉着他，他看見街上躺着的屍首，石頭上，土上塗着乾巴巴的破陽光晒成了黑色的血。這兩天，王閻長都是躲在桌子下，因為黑夜，白天，子彈噹噹的在天空上響。大概打得挺利害，鬼子也沒有來動過他的門。昨天三禿子回來，才知道鬼子兵只有百十個，還有很多都到河西去了。

「嗚——三禿子，也許鬼子……」他一邊巴了一下烟袋悄悄說。

「退卻？……」那滿是擦破傷痕的袋腦點了點頭。

下午，鬼子兵走了，不知道那裏去了。黃河水怒吼着，却沒一隻船。

又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王閻長剛爬起來，突然聽見外面全是皮鞋聲響。他心裏想：「入媽的：又來了嘛！」他顫悸着爬近三禿子的身邊：「糟呵！」三禿子一骨碌爬起來去爬門縫。

「走的——腳後跟朝山上嘛！」三禿子朝他招手。

街上一排排的鬼子兵，低着頭走下山去。有的拉着馬，馬背上馱着包袱，箱子；……太陽出來，照在那揚起來的灰塵上，讓人輕輕的舒了口氣。

保德縣死過去四五天了。今天傍晌午，才有幾家靠黃河邊的屋子上浮起朵朵炊烟。東關的一些房屋倒塌了，斷木碎瓦堆在路上攔着行人。幾具屍體給遺棄在破爛的牆根下，發了臭，更由春風裏蘇醒了的蒼蠅嗡嗡的團團轉彎兒。地上塗着變黑了的血。「鬼子兵怎麼退却了呢？鬼子兵怎麼退却了呢？」

王閻長懷疑的到門外面去。突然，從一面門裏躡手躡腳走出來一個老頭：

「王——王閻長你還在！」他滿臉是灰，眼眶下陷：「我餓了三天，你瞧！他們走了，可，可，……」

聽見有人大聲說話，王閻長立刻壯了胆子。

「入媽的！鬼子們跑是跑啦！」王閻長東張西望接着說：「怎麼安頓安頓，接娘兒們……」

拈死屍，煮飯，……大家慢慢活了。忙了半晌，快黃昏，他們又在門前面說着話。不知誰眼尖，低低叫了一下。那面，一隊鬼子兵又出現了。那個餓了三天，剛才惡狠狠吃了一頓的老頭一轉身就跑了。還沒跑兩步，「撲咚」一跌，蹣倒在地上面。呻吟了兩聲，一抱頭，咕噪到路底下的山回裏去了。這倒引起鬼子們一陣哈哈大笑。王閻長來不及躲：心裏一轉，却笑嘻嘻迎上去，因為那只是一小隊，只有十九個人，臂上還纏着白布條子。打頭一個背了一個畫着個紅十字的皮箱。這十九個鬼子兵走了過來。有一個拍了一下王閻長的肩膀說：

「你的……好！走！」

王閻長想：這回算攤上了。他看見三禿子也木釘釘的站在那裏。他趕緊一招手，說：

「來！……」

他拉着兩三個人替這十九個鬼子揹了東西，朝山走去。



城隍廟旁一個院子裏，早晨走了的鬼子隊伍燒着的火堆還突冒着火焰。他們十九個就留在那裏了。裏面，那個傢伙把紅十字的皮箱取下來，朝王閻長說：「你的好！我們是看毛病的。你去，去給我們抬木來，我們要……」他拍了拍肚子。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厚厚的蒙了一層塵土。王閻長一瞧，就知道這些傢伙一定是剛從哪裏退却下來的。你瞧！一個個疲乏的都倒在那火堆邊堆積着的行李上。王閻長站在那裏，眼瞠着兩個鬼子把張桌子拖來「噹噹」兩腳，就扔在火堆上。火焰像舌頭一樣，一會捲起來朝上舔着……一會，又一個鬼子從外面拖一只小豬來。豬噉噉的叫着。一刀下去，血濺上來。映着火光，王閻長臉微微一燙，好像有一顆熱的淚珠順着嗓子眼朝肚裏滾去。王閻長找了一個機會，一溜身走出來。這時，天色已黑，只西面還留着兩條淤血似的柴痕。除了背後那跳着的火焰，保德縣又沉落在死的漩渦裏了……

半刻鐘後，他跌跌撞撞的滿頭大汗，摸到河灘上，跳進一只擺渡船去。

夜間的黃河像是狂怒的風暴，震撼得人心跳。這裏是黃河的一彎。擺渡船因為人少，在水波裏擺動得很緊張。王閻長的熱汗順着頸頸淌着，但他還是緊緊把着舵，心裏夾雜着欣喜。他不停的朝前邊的人喊：「留心呀，留心……」船斜着，順着流水往黃河西岸駛去。夜黑漆漆的淹沒了一切。水聲騾擾得山頂上的星星也彷彿在跳動呢，可是，

王團長是過黃河的熟手，等到船放下去，很快就划到黃河的西岸了。到後他一脚跳上岸去。

上山的路是摸熟了的。但路口上却達到一聲喊叫：

「站着，口令！」

「我……老百姓，河東來的。」

他的眼淚幾乎流下來，「呵！沒有摸空，真有咱們的隊伍！」他不走了，他朝他們

喊：

「我來報告！……我來報告！……」

「站着，不要動！」

對於檢查和盤問，王團長是那樣耐心的接受着，回答着。風吹乾了他濡濕的前額和

頭髮。

夜。黃河不停地響。東山岩上，十九個疲乏的日本兵圍在堆火旁。

整個東面的山岩，樹林，罩着一片死寂。往常那裏有溫暖的燈火安慰着黑夜裏行人的眼睛。而今，那裏是一片黑。只是山頂上有那一小堆火。

當星星漸漸收斂了光芒，拂曉快來了。

在這黃河的河灣上，刺骨的冷風叫着。

幾個連在昏暗裏渡過黃河。這支隊伍還沒有和敵人作過戰，他們還有點畏怯，而且不知道從那一個地方着手。對着一團漆黑，他們的腳踩着潮濕的石塊往前走。王閻長也是走督，他可熟練一些。拂曉過去了，黎明就要來。他們放棄了好的時間，機會，沒有能夠輕輕的去一網把那十九個俘虜過來。等到黎明時候，他們包圍了山，已經被敵人發覺了。這時，只好仰攻了。

很明顯的，敵人在上面爬下繼續射擊的時候，我們的弟兄們却是挺着胸脯的。倒下來，一個，兩個，血流着，……

敵人在我們熾盛的火力下，和死亡對面了。突然，誰喊：「城牆上——跳下來了！」到太陽晒得乾灼的石塊發着熱氣，七個敵人死在山腰上，還有幾個死在城裏面。那兒是一鍋血，血流進那燃燒着一點灰烟的木堆，發出那啞啞的聲音。

「收拾，收拾呀！去河西接老娘兒們回來吧！鬼子沒有了。」

王閻長那麼高興的到處喊叫着，他那響亮的聲音山上山下都聽得見。這樣，保德克服了，保德又復活，家家屋頂上飄烘起那灰的炊煙，花朵一樣，織在黃河兩岸的高山上。

幾天，黃河渡口的擺渡沒有停止。從河西，人們興奮的嚷叫着：「鬼子沒有了，十  
九個都給打死了！」說的人臉上露出笑容來，旁人却趕着插上嘴來：「嘿！打了整整半  
晌午呀！嘿！那子彈啞啞啞的叫喚着——你猜怎麼樣？我眼瞧着，嘿！眼巴巴的，從  
城牆上一個，兩個，跳下來，跳下來也跑不了，入媽的！……」  
擺渡上，老老少的男女們呼喊著，又走回自己家裏來了。

「貴娃子爹呀！沒毀什麼嗎？……」說的人瞪着眼。

然後，多少手伸攏來，搖着問：「我們的呢？」「我們的呢？」  
沒事。都沒事嘆！東關砲彈打塌了幾家。城裏，就城隍廟那一堆堆。」

「哈！這回可過太平日子了！」

保德縣城到東關，駐了幾連人。他們檢點一下，死掉了二十三個，受傷的也不少。  
晚上，這裏，那裏，又突露出燈光。對面，河西山頂上的府谷縣也半紅的發着光。在這  
黃河的一瓣上，風緩緩吹着水響。從沉淹在黑夜的空中，各處吹着號聲。那聲音也是快  
活的。

王閻長望着他溫暖的家：老婆在燒着那冷了幾天的竈。孩子跳着。

「可過太平日子啦！我說，三四天躲到河西的莫家溝裏，連一口舒心飯也沒吃，就

心着你，……」

三秃子的烟捲攤又在渡口擺了起來——到處，人們那樣講：「王閻長好樣的！要不虧了他，咳，……入媽的！」王閻長聽到了，可只能笑一笑，心裏咕嚕嚕的打個盪旋：「咳！入媽的！咱們也死掉二十三個，那裏夠本呢！再說，這就算太平了嗎？」王閻長爲人是這樣的，他有股子硬勁，眼睛也亮一些，尤其這一次，他眼瞧着那些東西，「噹噹」兩腳，眼巴巴燒掉，豬吃掉，幾個人殺掉扔在街上，……他抽出銅烟袋，裝上一鍋子烟，慢慢吹着，自己盤算：「這就算太平拉？」保德縣旁的人可沒管這一大套，又活起來就完了。

真的，這一天，有人來講：「東面北面——嚇！打得熱烘烘！」

這一次，就因爲在苛嵐那面，我們的軍隊打敗了敵人，還有一團在北面老營堡一帶切截了敵人歸路，敵人才從這兒很快的退却了。

退却線上的敵人得到報告說：衛生部的十九個人在保德都給打死了。馬上，迅速的，由河曲又抽出一部分軍隊回來。花了三天工夫，汽車開到了，滿載着二百人。在朝鐵匠鋪的路口上，我們一個放哨的弟兄，遠遠看見汽車揚起灰塵，他胆怯的心跳起來，想拉拉大門，可是手有點抖，他跑回去了：「報告……敵人……」

「啊？敵人？」

「三……三……」

「三什麼？」

哨兵想不起來，哨兵說：「敵人三千，三千，來了！」

王閻長剛從一間賣烙餅的舖子裏跳出來。

幾連人呢，他們想到敵人兵力太強，死拼是沒用處的，他們向另外一個方向走去。子彈嗤嗤的響着。到處一片喊聲，哭聲。王閻長咬着牙沒有往山腰上跑。他倉皇的朝着部隊的方向逃跑。這時，保德縣城像又猝然落在濃雲裏面一樣，人們來不及逃跑，也來不及看個究竟。

屠殺在保德開始了。

保德城內冒着紅的火焰，黑的烟捲起來，往四下裏撲着。房子裏的人呼喚着，往外跑。敵人開槍了，他們只得退回。人要活活的等着烈火把皮膚炙乾，脂肪流出來，然後死去。從火焰裏，透出人類最慘痛的呼聲。那有什麼用！雖然山脚下有的是水，整條黃河的一彎都給火焰照紅，可是沒有誰能去用手心杓一點點水洒到火上去。由那熾燒的火裏，人們還是狂呼着往外跳，可是迎面子彈打來了。有的一歪身栽下去，血流出來，

在太陽光下流。有的又跳回去，有的一抱頭咬著牙朝火坑裏撲去，像一塊炭投進火裏去。火焰捲一捲撲上來，人的肉胡了，黑了，燃燒了。狗也狂嗅着從火裏鑽出來，帶着身上的火苗往黃河裏跑。

火燃燒了一天一夜，漸漸沒有了呼喊聲，只剩下那撲撲的火焰染紅了半面天和山谷，黃河。

在離那兒四五里遠的山頭上，王閻長臉是蒼白的，眼睛瞪得牛卵子大。一天了，他沒有動過一下。他望那面山，天上，飛着的火焰。他沒有動過一下。

第二天，敵人的報復完了，坐上汽車走了。

王閻長才一步步走下山來。

他走到東關，火還在燒着。一種難聞的臭味撲上鼻頭，他頭都眩暈了。

全光了。到處是一片灰燼，燒焦的屍體。很多逃掉的人回來了。可是他們的家呢？他們的丈夫或妻子呢？他們的孩子呢？什麼都沒有了。他們就爬到那些廢樓上去抓着土痛哭。王閻長一聲不響，昂着頭。他的腳踩着地下的瓦礫，灰燼，屍體。他走上山腰，他也沒抬眼。他扒一扒那灰燼，費了好大的力氣，從一根樑下面，拖出一個燒得捲縮了的黑人，那是三禿子。又扒又扒，幾條腿，幾條胳膊。誰的呢？他的眼睛裏却乾巴巴

的，連一顆淚珠都淌不下來。他仰起頭望望天，天是藍的。突然，一扭身，他一口氣衝下山去，喊：

「不要哭，哭不管事，安頓，安頓，……」

從那以後，保德縣城只剩下一圈城牆，和九間破了的房子。東關有些房子，收拾收拾又住起人來。不久，就在那樣一間門框都燒胡了的跛腳門上，掛出一塊牌子，是：「保德縣戰地動員委員會辦公處」。

天天不拘早晚，人們能夠在那裏看得見一個削瘦的人，兩只眼眶深深的往下塌着，包裹了圓圓的眼珠子，鼻子尖常常執拗的沾着幾顆細汗珠，一聲不響。那就是王閻長。他整天整夜忙碌的工作着，時常滿頭大汗，連別在褲腰帶上的銅烟袋，也簡直一整天一整天的不去摸它一下。他的家剩下的是一片灰燼，他就在那燒胡了的門框裏，搭兩塊不大的鋪板睡覺。和他在一齊忙的，還有很多穿灰衣服的年青人。他們爲了什麼呢？就是動員所有的老百姓組織起來。「組織——就是有點主意的來搞，大家一齊搞，入燬的！一個人挑不動二百斤，兩個人抬，三個人抬……對！」王閻長對於這場火，劫後的這些事情，常常這樣盤算。一天天過來，……這天，王閻長高高興興的穿起新發下來的灰軍裝，拉拉袖子，拉拉大襟，然後笑嘻嘻的朝一個年青的同志說：



「入碼的！我活半生，還沒穿過這傢伙呢！」  
他然後把軍帽戴上。銅烟袋打個綹，拴在皮帶上，拖拉在屁股後頭。寬寬的褲腳，他用兩根黑布腿帶子紮着了。

他走出去，走在街上，走過火燒場。這時，在那火燒場上，廢墟上，人們拉出兩三根焦木頭，搭個草棚，支間房子，人們又活起來。還有新鮮的呢？……王閻長走着，走着，那面路口上，一個小孩子柱着一根長的紅纓槍，站在那裏。王閻長笑了，他看着火燒場，看看身上這套衣服，再看看那小娃子，他笑了。他搶着過去問：

「娃子！你這是幹什麼的？」又指着娃娃胳膊上的布條說：「這寫的什麼呀？」

孩子眨眨眼：「你王閻長不知道！你哄我呢！……保衛團嘆！……」

春天去了。六月初的一天，他正在滾着那油印的墨滾子。門外一匹馬響着停下，跳下來一個人走進來。

一個同志搶着招呼：「喂！你由河曲來嗎？」

「對！敵人又由清水河打老營堡呢！想搶河曲！……我馬上到奇嵐去！」

在整個春天裏，像蓬勃的草，動員工作突擊起來了。放哨，站崗。敵人要來了，堅壁清野。大家都有條有理的早有了準備了。就是這樣，河曲也同三個月以前的河曲不同

了。老營堡也同三個月以前的老營堡不同了。人們都有了組織，打起來，敵人可就不那麼容易了。不久，從由鐵匠舖那條路上來的人嘴裏又聽來了讓人興奮的，笑的消息：北面的敵人給打退了，又退向清水河那面去了。

近來，王閻長還是挺老忙。現在，他願意人家叫他：「同志！同志！」他時常在面前閃閃眼睛，揩着皮帶上的銅烟袋，可特別喜歡說：

「什麼閻長，唉，同志，同志！你也打日本，我也打日本，同志！……上一次咱們！上一次可太虧本了，有兩點，同志！入媽的！非注意不可！上一次要是有組織的話，一定可以大家都迷得掉，頂多燒掉房子，不能白犧牲若干條性命，再說，要是有組織的查路條，站崗，放哨，那裏有那樣虛報，三千，……三千，……入媽的！還有，就是軍民合作，……上一次太虧本了，唉，他們說是一個教訓，對！是一個教訓，同志！以後虧本的咱就不來，入媽的！——一個教訓！入媽的！……」

## 小騎兵

王福孩拉長他的身軀，將脚尖墊起來，才把手裏的刷子刷着那匹馬的鬃毛。這樣，他雖然吃力，還是勤快的移動着右臂，——因為他非常心愛這匹黑馬。一個禮拜以前，他還在大隊部裏充當通訊的時候，就連夜裏做夢也會夢到自己要是有「那樣一匹雄壯漂亮的黑馬多好呢！」那一天，吃過晚飯後，他下了決心要求調換工作，便去找那個常常朝他笑的指導員，他申敘他願意到騎兵大隊去。

「小同志你聽清楚你才十五歲呵！」

「不，指導員！我在大同家裏，連光脊背的馬也能騎呢！」他用那樣渴望而顫抖的聲音說着，撇起嘴巴來。

結果，那指導員看說服不了他，而且也為他渴望做一名戰士的熱情所打動，在黑臉人掠過一個呵欠，那樣甜蜜的微笑了一下，拍拍王福孩的肩膀說：「好……你去

英 金  
士 吧！

從那以後，他很神氣的做了騎兵大隊裏一個頂小的戰士了。而在那新時期開始，他獲得

得了這匹黑色的蒙古種馬。他天天要刷牠，牽去吃水，半夜三更睡眼朦朧去上馬料。六天了，他完全熟悉了這種生活，更親切的愛那匹黑馬和一只短短的馬槍。在騎兵隊一百二十個同志中間；都看他做一個「小弟弟」「小同志」……這會，他又在馬頸頸上擦着落下來的手。經過梳理及再三愛撫，感到一陣親熱似的，慢慢回過頭來，把長的嘴觸伸到他的肩膀上來。他淘氣的伸手朝那匹馬的軟軟的鼻子上，打了一下，馬却呼呼噴着氣開玩笑似的，又碰了一下他的額頭。他便笑罵着跳開去，歪着頭，像對一個熱情

的同伴一樣親熱的：

「入你先人的！……」

那邊有人兵兵的提着木桶，爲馬匹打着吸飲的冷水，這會伸過頭來戲謔的喊他：「黑馬！黑馬！」他發怒了，他留烟追趕着那個人跑去。

天空上的太陽不怎樣溫暖，時時的陣把冷風咒着樹林響一下……馬，一排排的拴在樹根下，有的靜站在馬樁子前面。騎兵大隊，和一個步兵連開到大宋窠來兩天了。——十天來中間，沒有戰鬥，那些馬匹，好像都有點厭倦了。一百二十個同志多是降了上識字課，政治課，已有咒罵着說或者把着槍練着瞄準的分了。有時就納頭便睡。王福孩剛剛趕着那個人跑得頂快的工夫，從那面隊長走來了。那是一個瘦瘦的矮子，像個禿子，

裏，第二天來就看見那件棉布軍衣真是頂出色的傢伙了，敞開的襟襟，寬寬的布襟，亮亮，還有兩個洋火頭的小洞口。可是這個人也怪，也是會那樣甜蜜的微笑。不過嘴很大，平常皺着眉毛的時候多。由兩顆眼睛裏經常突出着針尖似的光芒來。此刻他趨上來一陣攬着王福，在懷裏說：

「畫傢伙，你跑得這樣喘！」

那個同志趁勢更調皮的站在一堆穀草邊，跳着腳！「黑馬！黑馬！……」

他就趕着手在帽沿上說：「敬禮！報告隊長他罵我。」

這一來惹得全場都哄笑起來。連那個大鬍子的農民拉着牛從這裏經過，也無緣無故笑的皺細了兩眼。王福孩却一下不好意思的掙脫隊長粗大的手逃掉了。一口氣奔到村邊一塊磨盤後，直到再也聽不見那「嘻嘻哈哈」的笑聲為止。他慢慢的跪了兩圈，不知不覺兩只腳又走回到黑馬身邊來了。

他剛才的氣溜還未消除，鼓着圓圓的腮巴瞪着圓眼。站在那裏等那馬搖了搖頭和尾巴。金巴朝他招呼着，他還是笑了笑走攏去了。——兩只雀在頭頂上噪，他一只手搭在磨盤上，低低唱起來：

「白杆子呀……雙手，

……

打罷肅州上口外……」

突然，他記起這個唱兒，在大同家庭裏是常常唱的——可是現在呢！家呢？……王福孩茫然了。他記起他的爸爸那一個兇暴的常帶着自備粗硬的手掌兩鬚一撥打上他頭來的豐根來了，他對爺爺素來是沒有好感的。怎麼那一夜在櫃裏給敲門聲驚醒之後，他只聽見爸爸在他頭上驚慌的喊：「快跑，你們快跑！……日本兵……」槍聲轟轟在外面，黑空中響起來。王福孩嚇得哭起來，給被窩裏跳出來的媽媽一把捉住他的胳膊拖着就跑——他却叫着「爸爸」。黑暗聽見門板的分裂的聲音，爸爸緊促的痧噥着囑咐：「快些……」然後「哧」的一聲槍響，門撲通倒下來，爸爸吟呻的叫了兩三聲。王福孩只覺得手臂給媽媽捉牢的逃出來，……從複雜的，恐怖的哭叫聲裏他們算是逃了出來。他和媽媽及一小羣難民順着一條僻靜的小路奔向山裏來——以後，十幾天，媽媽連帶帶凍帶傷心，就垮倒了，不能再走路了，媽媽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抓着他，指給一位三十來歲的鄰居陳老叔說：

「老叔！……你把這孩子帶走吧！現在落得家破人亡……我也不行，留下他就算是我們王家的一條後根呀！」

「你安心吧！大嫂——我也無親無情了，我帶——他永遠在一塊！」

……

媽媽以前這般頭髮下，突出着兩只紅眼無力的哭泣着——王福孩這會想起來眼淚還止不住下流呢！後來他給陳老叔帶着參加了游擊隊。當然陳老叔爲仇恨所燃燒着，他那個鋼鐵般的身子在那隊伍裏，成爲一個很出色的戰士。王福孩就當勤務員，又當了通訊。陳老叔一次作戰帶了花被抬到後方去醫院裏治療。他們倆分別了。分手時，陳老叔在担架上叱着牙笑了說：

「好孩子，好好學成，努力工作，——長大人別忘記你爸爸和媽媽是怎麼死的……」

王福孩一直送了他三四里地，才依依不捨的停着腳，看着他們走遠——王福孩雖然才十五歲，身材又矮，看去不過十一二。他却是在腦子裏，堅實的堆積着這些東西了。他從艱辛的閱歷中茁壯長起來。現在他置身在一堆進步的苦鬥的人羣裏，他們一百二十個人都兄弟一樣關心他，撫育他，使他一天比一天堅強，一天比一天知道得多——他現在已經會從油印的戰鬥教本上認識很多字了。人們有時挑逗的問他。

「噲，你還想家嗎？」

「不，同志！咱不能想那一套，咱是爲了抗日，爲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  
這會。他摸着馬屁股皮癢想起來了……

號聲，讓人驚訝的震響在大宋窩的空中，他一下給這聲響怔着，他不懂得號音，他是一個新的「兵」，他嘟囔着。

「噢！這是什麼號？」

倉促的從那面，頭一個是他們五班的班長，他一面拔下嘴裏含的烟袋鍋，一面跑着喊他：「喂，——小同志，趕快備馬呀！」

他便彎下腰去把那整理好隨時準備在那裏的鞍子，一下一跳腳放到馬背上去，便把頭探到馬肚子下去伸手捉那面的馬肚帶。二分鐘後，他的馬嚼口，完全上好了。他趕緊跑着去揀了短短的馬槍，斜披上子彈袋，還有一口磨得光亮的大砍刀，拉着馬，他位置在他們班隊最後的尾巴上，「嗒嗒」的往集會場上迅速的跑去了。在那兒很快的人都到齊了。一個騎兵隊和一個連。那個矮隊長，在老早以前，就皺着眉毛，在坪場上走來走去的了。他好像根本不知道在他身邊慢慢聚集的人是更多了。他只在自已應難的喘着什麼，不時的動着嘴唇。然後，一個轉身開始了那簡而有力的講話：

「同志們，情況，是在谷棚那面有敵人幾百名，紀律很壞，大多數是中國人，偽軍，一個老鄉來報告了，我們要……」

不久，隊伍出發了。當王福孩聽到前面傳進來的口令：



「上馬！」

他翹起左腿，高高的尋找着馬蹬，一聳肩，躍到馬鞍上面去了。——那黑馬，很欣悅的擺着嘴裏的嚼口，輕脆的響着，王福孩兩條腿習慣的微彎了一點，任馬「嗒嗒」的向前跑着。風從迎面刺割着兩頰，半點鐘後，他的臉是凍紅的了，但他的身上却相反的沁着汗，肩膀承受着那顫動的倒挂的槍。晌午，過了。他們運動到谷棚附近去了。他們停在一面山坡上的樹林裏。隊長同志一只手插在掛手槍的皮帶上繞過蕪榉樹，不見了。

王福孩屏着氣息，站在黑馬的頸根旁邊。誰親孃的笑他：

「小娃娃！第一次吧！」

「第一次怎麼樣？」他挑戰的昂着那細細的頸頭。——「——」

一刻隊長回來了。他臉色發青的咬着下嘴唇放低聲音說：「上馬——衝出去！」他是那樣矯捷的跳上馬鞍去。王福孩心裏有點跳，但那的確像偶然一陣風，他總是不能攔攔自己的感情，他只是隨着旁人動作着，心裏緊張的棚起來的。當他在馬背上拔下刀來，一百多匹馬，已潮水般捲出樹林。烟花在他的眼睛底下翻滾着，他看見左右前後，一閃閃的刀光，那是一條道朝一塊坪場轉過山約有一二里遠。馬上的人開始吶喊了。那

震動的喊聲，混在蹄鐵聲裏。誰在他耳邊上說：「敵人發現！」王福孩想站直在蹬上看一下，但前面的那個廝臉皮同志，是那麼凶的一任那馬跳躍着，便遮攔了旁人的視線。隊長喊：

「散開前進！」

塵土亂跳着，人却扇面形的疎散了。王福孩的黑馬向前比旁的馬衝出。頭，他心裏說：「哦，那不是我敵人嗎！」突然出其不意，在坪場上正在下操，還一點不知道的敵人，忽然。槍零星的「砰砰」響起來。他們却已經一陣黑旋風似的闖到了。王福孩的黑馬揚起脫天的前蹄，忽跳過前面在跑的人，而跳躍到空中，他的兩腿夾緊，彎了腰，黑刀砍下去，血朝上濺，他咒罵着：「入媽的——一個……」亂七八糟，敵人未卸槍騎着馬潰退了。他們吶喊着追趕上去。他掄起刀追上就刺，就碎，太陽完全被塵土封着，周圍是烟霧，馬的腿在烟霧中間跳着，猛烈的奔馳，刀光閃着半弧形的雪片般的鬚，王福孩是第一次，但黑馬不是第一次，牠跑得快，殘踏着屍體，一會，追出有十里地了。停止前進的聲聲顛倒的從背後響着了。但是他不懂得這些，他還是一個新的同志。一到夜，在茂密的苔蠅似的潰兵尾巴上追趕的只剩下一匹黑馬了。馬上的孩子瞪了兩只眼掄着刀，他咬着牙齒，誓死第十六個敵人。可是塵土慢慢的輕淡下去些了，黃澄澄

的太陽光，透過鼻烟色的淺霧，照着這一匹汗流不停的黑馬。

敵人聽聽背後老是響着馬蹄，他們不敢回頭的跑。

那匹黑馬就不停的跳躍着。——穿過一片小樹林，又是一條道路，還是追逐着；有一個回頭望了望，有所發現的：「噢，就是一個！」

這樣一來，好多個都回過頭來：「噢，一個！」「噢，一個！」但是這一個孩子却是瞪着兩只圓眼，刀上沾着鮮紅的血漬。誰在發喊了：「不要跑囉！祇是一個小孩子，捉着他，圍上呀！」那些馬都撥轉頭圍攏來，可是一個剛靠攏，王福孩的手一揚，一刀從那人肩膀頭上斜砍下去，那人一翻，那匹馬驚跳起來，衝在王福孩的馬上來，他從鞍子上一滑，一翻身跌下去了。一會，他被很多只手抓住，網住了——夕陽光裏，疲倦的叛逆的行列投到一個村莊裏去了。他們帶着一個用十六條性命換來的孩子和一匹黑馬。

在村莊裏一間燒着火炕的屋裏，不欠，窩子上開始凝了黃昏的暗色。

他們——偽軍的很多人，都爲這可驚詫的事體而聚攏來了，都懷有一種好奇心，同時也懷有另一種說不上怎樣的滋味來。總之，是因爲那小小的，顏色黧黑，圓眼圓臉的孩子太可怕了。他此刻就在這些人當中，被倒剪了兩只手。一會從人叢中一個傢伙皺着眉，跳了過去，在王福孩鼻尖下搭着拳頭，竊問起來：

「你怎麼這樣凶！這樣一個小鬼子這樣凶！」  
多少只眼睛，注視着他，沒有憎恨，只是好玩，心裏都說：「看他怎樣？小孩子  
嘆！……」

王福孩挺挺肩膀：「我是中國人……我是抗日的！」

「噢！抗……」有的吞着了舌頭不動。有的拐了个身邊的同伴，點着頭，默默的。終於一個管低低的氣壓下，憤慨的慢吞吞說：

「他媽的——我們又不是日本人！」那話完全是無志的，好像傷病者的囁語。說話的并不能因為這個理由而壯胆抬起頭來，因為他忽然覺到一種責罰似。是誰呢？就是這個孩子給他的責罰嗎？不過，他是中國人，說話的自己也是中國人，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噢，不是日本人？是日本的私孩子！」

「你！」那個人為羞憤而惱怒了。跳過去，就是「嘖嘖」的兩個耳光。王福孩沒有動搖，他變得更是鐵一樣。

「要殺殺吧，連我那匹黑馬！」

一個人搶出來，跳着腳嚷：「殺！殺！」但是人羣騷動了。誰也沒有注意這個人的

粗獷的提議，因為他們想着的，可以說是另外的問題，也許是很遠，總之，自己是怎樣過日子又在呢？這些日子？這些日子？……他們混沌的，一羣羊一樣。可是很快，他們都醒過來，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他們馬上呆着了，誰在叫：「殺？就是這個孩子？」於是又一個人在說：

「不……」

「爲什麼不，他殺了咱們十幾個。」

「爲什麼？」一條道綫的，顛轉的聲響，「因為他是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的小孩！」然後，誰也沒言語，沉默了。只有王福孩在驚着，跳着。誰「嚇」！「嚇」！又打了兩隻耳光，一股細細的血流，從他嘴唇角上，一根紅色花鬚一樣彎下來灑下來。誰料王福孩他更凶了。更狂烈的喊罵起來，……一會，人們慢慢的一個個溜出去了，誰也沒叫誰，誰也沒理誰，一個個溜出去了，……這時，黃昏跟着冬天的風，很快沉落了。村莊外，零落的響了幾聲槍，「砰」，隔了半天，又是「砰」，在屋裏，只有火炕裏散射着鮮紅的光亮，火苗搖着，光亮也搖着，火苗向四外伸長着，一下伸長到王福孩臉上了，他的臉上表情是靜穆的，像沒想什麼，但眼睫毛上又反射出詭秘的光，那象徵着一個孩子旺盛的生命力。它逢到紅的火光，就更發亮起來。當「砰」的一響的時候，馬上引

起他的希望，抖的他轉過半面朝着黑漆了的窗口。從中叫着，但很快，外面響起脚步。他真要喊出：「他們來了——騎兵隊……」

進來，却還是剛才那些中間的一個。他的憤怒馬上又衝上來，這人低垂了眼睛，把兩個餅遞給他，解開他手上的繩索說：

「小孩子，我求求你，別罵了，……你吃吧！吃完你去給我們餵馬，要不，他們會殺掉你！」

王福孩一言不發，飢餓驅使他，他開始吃那個餅。他悄悄翻眼珠瞧見那人是一個有鬚鬚的四千幾歲的人，火花一閃閃亮他眼睫毛上却無緣無故挂着兩顆眼淚。

「哦！你哭什麼？我又不罵你！」

那人却抬起臉來，遲鈍的說：「不，哭幹嘛！……我想在我家也有你這樣大的個  
孩三呢。他……他可算不得中國人了……」

「孩子？會騎馬嗎？」

那人不響了。屋裏只剩下王福孩嘴唇蠕動的聲音。

半天。餅吃完了。他平心靜氣的叫那個人：「嘿，我給你去餵馬吧！」然後他靜靜的跟了那人出去了。

……手裏提一只小馬燈，他抗了一袋麩子，走到馬槽邊去。他放下肩負的東西，他可沒有去牽馬，只把口袋踢了一下，去到馬槽邊，腳尖來，一匹馬選着，看，一頭黃的，他輕輕一掌把牠的臉推開，一匹白的他輕輕的一掌把牠推開，末後；他尋遍了，那些馬都不是，他真急了。一會，他聽到不遠有馬在頓着蹄子，他便一轉身聽着聲音所來的方向，走出院子，終於在另外一處，他果然一下找到了，那不是嗎？牠在燈光下舉起頭來，閃着大而且亮的青眼，黑馬，真的，他一把抓着馬的耳朵，扯開嘴巴微笑了。但是有兩串眼淚卻流的從鼻梁骨上流下來。他牙齒還疼着。他摸了牠頸項，摸了牠軟軟的口觸；然後他把麩子取來，大量的傾倒在黑馬的面前，倒了些水，用手拌了拌；低低的說：

「老老實實的吃吧！回頭再來！」

他走了。夜是冷淒淒的不怎樣亮。——人們把他看做一個繳了械的小孩子，誰也不在意。他也真的隱着了，在一間屋裏。

半夜——他心驚着，偷偷爬起來，聽聽旁邊都打着呼嚕，想：「時候到了！」他爬到地上來，這時他用冷冷的智慧辨別着在熄燈以前記得空牢的方向，他伸開手摸一步走一步，一摸到那冰冷的槍筒他停止了。他用了很大能力來壓制跳動的心，他又仔細聽

聽，沒人發覺。他便輕輕的把第一只槍夸到肩膀上去，把第二只槍挂到肩膀上去。重量使他再也不能多肩一只了。於是他滿愜意的溜出去了。他知道那邊有放哨的，他不得不躲到後院去。在那兒有一堆瓦礫，他爬着它，翻過牆頭，輕輕跳了出去。就在這工夫，那邊走來一個人，打着電筒，一閃閃的，他趕緊蹲在牆邊的樹根下。立刻聽見那面站崗的在粗劣的喝問了：

「那一個——口令？」

「英。」

就這樣，那個打電筒的答應着，得到允許，過去了。又是半響，王福孩慢慢站起來，很冷，使他打着抖，他則咬緊了牙走去。果然，那面

「那一個——口令？」

「英。」

他也過去了。一逕跑到馬槽去了。很熟練的摸到黑馬身邊，那馬却蹬着蹄子，他爲了主人的到來，歡悅的嘶叫一聲，他趕緊打了牠一下，低低咒着：「入媽的，老子帶你回去，你還吵！」這樣他牽牠出去。但是馬上很敏捷的一想：「爲什麼不多……」他於是順手又解下黑馬旁邊的一匹馬，悄悄牽着走出了院落。星光還在閃爍，北風呼呼叫嘯



着，他停止，眨眨眼辨別了一下方向，他記起來了，他迅速的一躍跳上了黑馬光滑的脊背，一手牽着另外一匹。可是在這時，突然誰伸手攔住了他，他心「嘆通」跳了一下，星光依稀看出敢情就是那個給餅吃的人。他正待搶過繩子逃跑，却聽見那人很厲害的顫着聲音說：

「好，孩子，你去吧！不要怕……去吧！你不要忘記，我們是給人家強迫着做狗來咬自己人，可是我不能咬你，你去吧！」

王福孩眼淚幾乎流出來了。但是他沒響，他見那人讓開路，便把腿一夾，朝來的方向，「嗒嗒」的急駛去了。清寂的山谷裏，馬蹄是那樣響，似山巔滾落下來石塊一樣。等到哨兵從朦朧中驚醒，「砰砰」打了兩槍，他去遠了。

天將拂曉，他回到了大宋窩。

經過審訊，他由峭崗上被熱烈的接待着到隊長那小鴿子屋裏去了。一盞菜油燈，發出黃沌沌的亮光。隊長很傷心似的，皺着眉坐在那裏，翻着什麼東西，也許是地圖吧！一面用一只紅筆在慢慢摸索着，畫着——突然，王福孩忍耐不住一腔的喜悅，尖細的喊了一聲「報告」，然後矮矮的身軀更不等待回答就一跳進來了。隊長吃驚的站起來。王福孩是那樣的笑着。隊長的眼睛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的神氣過，這樣發亮過，他先不管耳

朵和臉凍得怎樣疼痛，他喜悅的，很快的把兩只馬槍從肩膀上拿下來，放在那裏打了個立正說：

「報告隊長——我回來了，還帶回兩只槍，還有一匹馬。」

「你的黑馬呢？」

「牠溜好，也騎回來了。」

隊長跨上一步，把他攬在懷裏，那樣甜蜜的笑著說：「好同志……你很好！」他感動的拍着孩子肩膀，他爲革命浴血而鍛練得冷靜堅硬的感動，爲此波動了，孩子更是那樣親熱的，把冷了的臉探進隊長溫暖的臂彎，隊長笑着，把粗大的手下勁拍着，抱着他。這時，滿屋子擠滿了人，誰也沒經過隊長允許都搶進來了，同志們都把眼盯着王福孩，裂開嘴笑着，……

## 喜子

喜子抱着滿懷濕漉漉的青草，拿兩隻赤腳盪着那整齊的穀穗，從穀穗上，大顆露珠，便溶消在她挽起來的褲脚上面了。她手裏還捏一把小刃鐮刀；急匆匆在扁圓的肩背上搖着由一塊藍布頭巾下拖出來的辮子，穿過地邊的樹林去，背後離她大約二三十步遠，也是一個割草去的閩女清朝的叫喊：

「喜子，幹嘛這樣慌呀。」

「不。」她停着，轉了一下脖頸：「你不知道，我家的牛娃餓得兩眼發藍呢！」

她很快隱到樹林那面去了。琵琶峪是寂靜的。喜子心下卻不十分平靜。前晚從農會那里傳出來的消息，說這隊上的同志們，今天要來這裏開什麼民運大會呢！……她聽說那裏面還有好多好多女兵！……此刻，一離開伙伴，轉進樹林子下的小路，她脚步放得遲緩多了。一任草葉浸濕了她的藍布褂子，冰着胸脯。彷彿有這樣一種駭人的火力，在一刻不停熱炙着那里。她把兩臂用力的更抱緊一些，讓草縮攏來，壓得更緊些。她欣快了一點。兩眼在微笑着，一昂頭，飛跑的回了家。——牛欄里，那隻老母牛伸着嫩紅的

掛了鐵鏈的鼻子，很穩莊的用眼望着她。眼內泛着玫瑰紫的光。喜子把青草丟下，用赤腳踢了兩下。那隻小牛娃，從娘肚底下鑽出來，「哎哎……」的低叫着，走攏來。她跳過去。兩手捏着他頭頂上兩隻剛剛長出來還軟軟的尖角。小牛娃別過頭頸去。喜子忽然慢慢離開那里往後退了四五步，慢慢用眼睛怯懦的朝四下瞟了瞟：那堆草房，石磨磬，一棵挺拔的小胡椒樹，……

兩顆汗珠，從髮角向兩隻星子似的眼角上淌來。她一歪身，坐在乾草堆上。真的，對於琵琶峪，喜子是多麼熟悉而又厭惡呵，十八年，她生長在這里，她像這深山上的農村婦女一樣，壓在那綿長的歲月下，有的一生一世連面前那條青蔥蔥的山嶺都沒爬過去一次。她們生活的周圍是紡車，牛，羊，犁耙，播種，鋤草，從多麼遙遠的年代就是如此沿傳下來呵，媽媽們還是照舊樣方法看管女兒。所以，喜子在七歲上就訂了婆家，許給村里的富農趙家的兒子了。那是一次早年，爸爸向趙家借了二石糧，後來，趙家強說那就算他們下的訂禮，完了事。前幾年，小孩子心里是山坡上的草一樣，興匆匆的長着的。這兩年，這件事便在喜子心里打了一個結。去年，日本鬼子打到山下，十五里地的龍泉鎮，琵琶峪的莊稼戶都逃到後山洞里去，躲了三天。附近農莊里，殺了十幾個人，有幾個沒跑脫的姑娘媳婦，不知給洋人擄掠到那里去了。從那之後，媽媽一心一意想把

## 金 英

34 喜子快快嫁過去，趕緊了卻一樁事算了，省得終日提心吊膽的。這，在今天，就更加深了喜子心里的苦惱。可是趙家孩子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在琵琶峪里，沒誰不恨他；不討厭他。是個壞蛋。一天，也是在前山去割喂。太陽快落落下山脊背。坐在樹下。湖家小秀就悄悄告訴她。

「有人說哥哥不幹好事呢！……」  
喜子特別的跳了一下，低低的垂下頭去，從額角青須須的髮根下露出羞澀的紅潮來。

「哼，說去年兒秋季里，在莊外溝里用槍打死拐子老洪也是他幹的，你瞧，……」  
喜子不如意的翻着那雖說年青而打了折皺的心，由那星一般的兩眼里，射出一種戀切的光芒，她拉了小秀的手，微顫着嘴唇說：「小秀，你別說這些個了！」

如同地層下的暗流，人們都悄悄講，去年秋天，在村外溝里頭用槍打死拐子老洪的事，是趙啓祥幹的呢！拐子老洪連哼一聲就跌滾到深峽里去了。這種事，在這深山老嶽幽僻的村里，沉遠的日子里，人們向來是談鬼故事一樣談這些事情的。在這中間卻包含着一種永不可解的矛盾。有人說是拐子老洪那晚還和趙啓祥的爹在洪七小酒舖里喝酒，這一個還拍着他的肩膀打着哈哈講：「拐子老洪，你那五畝八分地，按本

「捋利給是我的，算了，誰叫你是獨身一個老絕戶，我養活你，……」拐子老洪憤怒得臉紅起來，哆嗦着嘴唇：「姓趙的，你放閻王賬也算夠了，還折磨我這幾畝田地，我還得活呀，死了你再承繼下地！」可是，第二天，拐子老洪屍首抬上來的時候，誰都親眼瞧見，趙老爹撫死屍首上哀哀哭了半天。從那時，五畝八分地算賠他的放賬，記在他的名下下了。

此刻，小牛娃失望的寂然的從她身邊走開了，她沒去管他，她讓那兩顆汗珠鹹澀澀的晒乾在上嘴唇邊了。乾草給太陽蒸晒得更猛烈的用一種乾灼氣味苦惱着她。她簡直頭是在發昏了，她不知道爲什麼。微風從牆外吹來孩子們的歌聲：「四月八，粟芽發，發的鬼子丟盔又掉甲，……」從那哄雜的聲音里，她分辨得出弟弟貴姓那尖脆的喉嚨。他的眼珠更凝固的在那里，似乎說：「我真的離開他嗎？這里，琵琶峪，……」沒誰答應。只牆頭上的雞爪草微微的點着頭。會，在那邊，她聽見一陣洪曉的歌聲，很快，牆外誰在叫：「來了，他們來了呀！」喜子昂着頭，托着胸膛，慢慢走出去，「她的身材又結實，又苗條，臉微發黑，眼閃着光。向那邊樹林下，她遠遠望着，好多穿灰軍衣的人們來了，坐在草地上。一發現目標，她跑過去了。她的眼如同閃電一樣，掠過每一張不同樣的臉上，很迅速落在一棵花紅菓把枝條壓得低低垂下的樹根邊，

一堆女兵的身上。那是五個一堆，把大草帽墊在草上，坐着。中間有一個臉白哲哲的，從秀麗的耳根後面，露出幾綵長頭髮來。兩手抱着膝頭。——喜子一動不動，木木的，微張開兩邊薄薄的嘴唇，喘着氣，盯着每個女兵。這女兵那兩只黑寶石似的眼睛，永遠是微笑的。喜子心是平靜的，好像自己人飛騰了很高，感到嘴燒着有些漲疼，等到一顆汗珠從鬢角上掛不住，濡的滾下來，她才覺得，直花花的太陽光下面是太熱了。這時，貴娃奔撞的蹣過來拖着她。她嚇得臉一白，用眼埋怨的直視着弟弟。貴娃悄悄講：

「媽叫去吃飯喇！」

在她用筷子往嘴里撥着淡淡的南瓜飯的時候，她眼神注視在腳下的泥土，一隻螞蟻，一隻螞蟻，從那兒爬過去，……

「媽——她們真有趣，那些女兵都男人一般呢！腰里繫着皮帶，……」她洗過盆和碗，天真的翻着眼珠講。

「嘩！」老太婆伸出一隻滿佈勞苦堆積痕跡的枯手掌，搖了搖，截斷她的興頭：「這是年月趕的，……在家做閨女，那更有這樣露頭露臉的亂跑的，嘩！……」老太婆的兩片唇就如同晒乾了的黃魚嘴一樣，向外突出而乾着。喜子馬上臉下如同挂了一層霜，她的眼睛掠過那斑白的頭髮，朝着藍天，——在那兒，一片淺淺的白雲，在她視線里卻

戴一頂女兵的草帽，她立刻又詭祕的微笑起來，結實的胸脯一鼓一鼓的。等她慢慢低下頭，她看見那胡桃殼皺褶的臉，粗糙的手，辣椒一樣尖起來的腳。她從那里看不出一點媽媽的和她自己的感情接近的地點。一陣厭惡的感覺使她的心腔微微顫悸了一下，瞳仁上閃出火苗似的光芒來，她用赤腳的後踵，用力的在地皮下把幾只螞蟻都踩爛。——琵琶峪如同反潮時泥巴地里吐出的濁氣一樣，重重的壓着喜子的腦袋。她下勁的搖了搖，辮子跳過了幾下。她想：「真是，她們多麼自由自在呀！我也要那樣才好呢！」

梁山老線跟了戰爭的波浪在搖撼着。正如回風搖撼着山坡上的松柏林子。日本軍隊來一次。在乾淨土地上便留下多少條血痕。琵琶峪，太行山北脈的尖峯，這兒的農民吃硝鹽，喝積在泥塘里的雨水過日子。隊伍來了，一切都震盪起來。農民們也由陳舊的日子里直起背脊骨來。村里，士兵同志們開的會，在欣快的蔚藍色里，進行過去兩整天了。不但他們的歌聲震盪在樹林，岩縫，穀地上。那些女兵更喜愛那綠葉下紅豔豔的花紅，沙菓。她們開完會，就找着婦女們談天，說笑話，問長短。琵琶峪的婦女，開始，有的閃着懷疑畏懼的眼光，慢慢就聚在她們周圍去了。兩天兩夜，喜子給一種什麼力量煎熬着，眼光更黑了一些。在第三天的晌午，有一個機會到來了。在花紅樹底下，她碰上那細臉孔白皙皙的女兵單獨一個人。喜子跳着赤腳，喘着氣，一把拉住她，那樣因為



用力和激盪，有點氣促和顫抖。她囁囁的說：

「我，我，……可！我也來當女兵，你們要不要？」她的聲音及神態里瀰漫着渴望和懇求。

「你！」

對方爲這野貓子似的女孩子嚇了一跳。但立刻爲這「女兵」的字眼逗得笑起來。她趕緊握着喜子的雙手：「好呀，我們要歡迎你來呢！」她從喜子十八年沉壓的悶鬱里，伸出了鮮美的從前沒有的光芒。兩個人并排向樹林的那一端走去。太陽從樹上竭力漏下幾條光線，把她們倆的影子向斜斜的方向伸長起來。

「你多大了？」

「十八呀。」

「呵，你聽我告訴，你來當女兵，不，我們都叫同志，你就叫我姚同志，姚同志，記得住嗎？……我們高興歡迎你，可是，你就這樣離開媽媽嗎？細心想想吧！我們也不走，我就住在離你們琵琶峪五里地的放羊溝，你什麼時候想來就來，不要太急呀！」

經過姚同志伸出手來，細心解釋了半晌。喜子才把那強硬的脖頸點了點頭：

「我要來——我早晚要來的。」

「你叫什麼呀？」姚同志一手撫着嬌嫩的肩頭，歪着腦袋問她。

「我叫喜子——不好聽呢，喜子。」她那聰敏的兩眼，羞澀的打了一個問號。

下午，在村頭的一塊打穀場上，圍下一圈女孩子，喜子也在內，她們圍着幾個短頭髮的女同志，她們都在笑着，她們都在唱歌。一個紅撲撲臉的短頭髮的女同志，站直了兩條腿，擺開子兩手說：「來，聽我指揮，咱們大家唱一個麥子青青好不好哇？來，一，二，起！」當那右手打着拍子舉起來的時候，誰沒唱，卻都嘩的大笑起來。紅臉的同志放下手：「來，不要笑，笑臉不來了……」一推翻牆的嘩笑聲更沸騰了。喜子藏在後面。她興奮得兩眼睜得大大的，望着那幾個女同志。末了，那個姚同志抱着她，指給一個鼻子尖尖的，臉孔上露着和顏悅色的女同志說：

「就是她！」又轉過頭指給喜子：「這是王同志，她就住在你們琵琶峪，幫助你們組織婦女隊呢！」

喜子感到一陣溫暖吹噓着她。她覺得肩頭上給兩隻溫柔的手按着了。她低低的喘了口氣。

「喜子一定會做很好的工作……」

喜子一手撫弄着藍布衣角，心下想：「我也會做很好的工作嗎？」但是，她微微笑

從此，喜子天天要到王同志那裏去。呵！「怎麼組織婦女隊呀？快些呀！」王同志每次拉起她的手來，她就爲喜悅而顫抖着。她從王同志——這個將近三十歲了的帶着南方口音的人那裏，得到她所盼望着的東西。她更從王同志的眼睛里看出對於她的喜愛。那時，她用笑回答了這種友情。老太婆們卻爲這件事，從陰慘慘的眼眶里吐出嫉妬的光芒來。喜子小小的心，爲那新生的光輝引着了，它強烈的跳着，微笑着，響着。——從那時期起，她在眼前劃分了強固的憎惡與喜愛。有時，在煮飯的時候，她把玉菱頭（註一）塞進去，灶火劈啪響着，她突然感到一陣厭煩和急躁，她沒法壓制下去。幾次，在淘米的媽媽，都從她臉上看出一種冷酷可怕的表情。喜子那時牙齒是緊緊咬着的，從那薄薄的嘴唇邊吐出不勻整的氣喘。

「你發瘋嗎？」

「不，——我想，媽！……」她用眼睛懇切的說明不要再講下去吧。她忍耐的把玉菱骨頭順手丟一個到灶坑里面。

黃昏，從花紅樹林下，看西面山峯上的紅雲是非常沉悶的。喜子因爲約好的時間到了，急匆匆的由這條小路走往下面峪邊上張家院里去。在那兒的打穀場上，她和王同志

進了園，王同志拉她到自己住的窰洞里去。在那里，琵琶峪二十歲上下的婦女有六七個。一個胳膊肘從破了的黑衫子中突露着的貧農伍四嫂子尖聲着：

「王同志，怎麼你一找，喜子就來了呢！」

喜子愉快的牙齒在黑暗里閃爍着：「我遲到了。」然後她用眼尋週了一下，她發現了小秀，還有離這兒七里地的石村來的人，一個二十六歲的媳婦趙素貞，她因為丈夫不良，離了婚。她在喜子的眼里，今天如同一種新的啓示，一顆新的星，穀地里第一根抽出來的苗，她那腦後的圓髮髻沒有了，她披散着剪得短短的頭髮，這是方圓三五十里由峪第一次發現的事。於是爲了這逗人的事，照例，像農村里每一次婦女會上一樣。在機噠咕咕的笑聲中開始起來，她們圍着她，問長問短：「你頭髮不罵你嗎？」「你這老婆（註二）……男人呢？不打你，嘍，打不成你，……」趙素貞得意的笑着，把興奮的種籽播種到每一顆心田里去。她說：「怕？就說沒離婚，她們也不敢罵呀，現在，打媳婦，罵老婆，哼，婦救會就同她開個會。」王同志給一種農婦身上的枯灼的穀草氣味，練的氣味興奮着。她在講話：

「……不是嗎？老鄉們都知道呀！你問問，人家放羊溝，石村的婦救會都選了負責人了。我們琵琶峪落後了。」

大家感到一陣窒息和煩燥。互相用眼光做着第一次羞澀的警視。

「鬼子又來進攻晉東南了，——咱們要好好動員起來，大家都出力，都幹，咱們軍隊也都是老百姓的軍隊呀！沒有老百姓幫助，就不能打走鬼子，鬼子來了，什麼人吃虧呀？老百姓。去年，沒聽說嗎！來了，就殺人，放把火，……咱們婦女得趕緊組織起來，幫助軍隊，幫助自衛隊，做鞋呀，洗衣服呀，這就是抗日呢！」

喜子嘴在微微的張翕着，有力的用眼直盯着說話的人。當王同志說了很多話，潮水一樣，從她腦子上沖流過去，她發昏發熱了，她竭力的想從這煩燥中間提拔起自己來，於是，她揉了揉眼睛。如同雲縫里漏下的一條金光，她牢牢的反覆的把捉着這幾句話：「……我們婦女也是人，我們應該自由的直直腰了。怎樣呢。我們要參加抗日工作，我們要做做給人看！……」若千年沖激的岩石，一種黑的烟霧在它上面盤繞着。以一種蘇醒了的眼光，農婦們緊張的激動的聽着想。伍四嫂子一面撩起小褂，兩手按在污垢了的褲腰，低下頭，在扼斃一只蟲子。然後她爽利的張開嘴。

「對呀，我們也要參加抗日工作，……」

「那，伍四嫂子，你可不知道我婆婆，今天還是偷着出來的啊！回去頂着一頓罵就是啦！」這是村上紅眼邊的張七嬉，說着嘆了口氣。

喜子想到媽媽那枯澀的嫉恨的眼光，那冷酷的乾嘴巴，她朗聲的叫……

「我不管媽媽，我要跑出來。」

在這次會上，她們獲得了新的勇氣，從王同志那里，她們捕獲着這一句話：「我們婦女也是人。」抗戰的熱潮沖向她們中間來，她們準備在琵琶峪開一個婦女大會。在這個大會上，她們想要訴說她們想說的話了。天黑了。大藤子油燈，透漏出可喜的爆裂，輕微的叫着。農婦們才一個個從這會議上出來。天空上一片繁星。喜子望了望，低下脖頸，走她自己的道路，心里遏止不住的想要笑。

次日，在琵琶峪幾家人家婆媳之間，丈夫老婆之間，爭吵過來。婆婆們在嘆息着，流着清淡的淚水訴說着：

「她們要造反了，她們，……」

這天，年青的農婦們，含着眼淚，帶着身上扭得發青的隱疼，在琵琶峪編村（註三）的婦女大會上，她們一個個沒有遲到的都來了。喜子自由自在的隨小鳥兒一樣，被媳婦們羨慕的望着，她在用赤腳走路，跳着跑，她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從那微黃的臉上，一會笑起來，一會又嚴肅的緊閉着嘴唇，去找那個王同志了。已經有許多人在那里商議着。那天晚上，在張家峯洞里開過會的積極份子，被人們愛護着的，是三個人：

伍四嫂小秀，和喜子。當會場上通過喜子做琵琶峪婦救會常務委員的時候，——在那農婦們第一次爲了權利和義務舉起手來，嘩笑着，又趕緊拍着手的工夫，喜子站在中間，她忸怩的絞着兩隻手，臉上泛着羞澀的紅光，眼眶上閃射着從來沒有過的笑意，她熱烈的望着周圍的姊妹們，正如她們那樣熱烈的望着她，……

在摘取樹上花紅菓時節，喜子提了小荊條籃一跳過來，旁人就喊叫：

「我們的常務委員，噯，噯，……」

喜子從得到這名稱之後，在琵琶峪里，她發現了新的隱秘了。從前，挑担子，割蕎麥，推磨，揚場，現在她們還是這樣，可是還要開婦女會，討論怎樣做鞋幫助部隊。在她心里，像有兩繩力在不平衡的衝突着。前幾天，眼看就要分裂了，她在周圍再看不見什麼光明，只是和路上踐糞草一樣腐爛下去的日子，她要離開了它！她要到那些女兵，不，女同志中間去。可是，幾天呀，多麼迅速的，在她周圍激變起來了。琵琶峪年紀青的婦女伸出她們的手來選舉她們自己的常務委員了。這幾天，在琵琶峪，日子簡直是她們的。在喜子，喜悅沖激着她，她不管一切的忙着，媽媽那冷酷的眼光，無希望而畏怯的注視着她。這些天，因爲做鞋的事，天一朦朧亮，喜子就跑出去，找每一個婦救會的會員討論，爭吵着你一雙我兩雙的，……晌午，肚子餓得咕咕叫，跑回家來，一面揩

着鬢角上往下流的汗珠，在瓦盆里盛一碗涼小米飯，蹲在旺盛的南瓜秧根邊吞吃着。

「小喜，我看你真是跑野了腳，我們年老人說話就算耳邊風呢！」

媽媽這些天不大響。人們都知道整個琵琶嶺編村的姑娘媳婦們都有聯系的。但是媽媽們的眼睛還是那麼飢餓的搜尋着。

「媽——王同志說呢！什麼事都得跑，不跑就不行，像這次一百五十雙鞋。……」  
「哼，又是王同志，又是鞋。」輕蔑的。

「小喜把碗一放下朝媽媽講：『……你別瞧不起我們小孩子，這就是抗日工作，要不是軍民合作，看日本鬼子殺來怎麼辦，還不又是隸到耗子洞洞里去！』這一百五十雙鞋——當一百五十個隊伍（註四）不打於腳，嘿，你瞧瞧三夫就聽着這麼一大堆！」她臉上充滿了一種誇耀的光輝。漸漸清光輝，這喜悅了也透露給這老太婆了。她是心愛着女兒的。那些天，心裏早一點把她過門給趙家去，才透了一點風聲。小喜就成天擦着小嘴巴，飯也懶得吃。這些天，小喜又整天跳跳蹦蹦歡天喜地的了。可是……此刻，老太婆便往前擠了擠說：「我到不愛管這麼多，可是，你也該替你爹媽想一想，人家趙家在說閒話呢！」一面拿眼睛注視着問訊。小喜從這樣的眼色里，看得出媽媽常常把担心的話輕輕說出來的習慣。



「怎樣說呀？」

「哼，……人家說喜子不學好，整天混在那些大兵一齊，還說……」

喜子禁不着一仰頭哈哈大笑起來，一伸手堵着媽媽的嘴，搖着腦袋：「媽媽，別說下去啦，我知道，我知道，——他們會用頂不好聽的話說我，管它呢！我還得去催鞋呢！」她站起身走了兩步，突然又回轉頭說：「媽！以後別再講趙家趙家的了，我不愛聽！」不知怎麼，從那沉鬱凝滯的眼光里，也突然一下轉變過來。她朝媽媽面前笑着跳來。這倒把老太婆給怔着了。老年人的心里在說，「這孩子，心里藏的什麼鬼呀！」

「媽——有人講去年打死拐子老爹也有他的份！他們還講旁人好不好！」

「這話可講不得呢，小喜！」

「怕什麼，怕什麼，今兒個還怕，是抗日的時候，誰像你們，長不着眼錯認了人，就算了，就訕嚇一生一世呀！」

毒熱的太陽，燃炙着土地，都乾得發白了。喜子的赤脚踩上去滾熱的。她經過牛欄；把弟弟割回來的鮮牛青草，裝了一筐，搬到槽里去。母牛伸長脖頸，濕和遲緩的吞食起來。喜子從草堆上發現爸爸的大邊草帽，抓過來扣在頭上，然後，迅速的朝外頭走去。剛剛拐過欄角的伸展着巴掌大葉兒的一排秋麻。就給誰一把拖住，她一回頭是小

秀，小秀順臉蛋到嘴角延長着一條亮晶晶的汗流。從那沉重的拖着的手勁上，小喜恍惚預感到一陣驚慌似的。但是她趕緊停住腳，一手扶牢帽沿，靜靜凝起眼光，瞪視着。小秀說：

「告訴你……」  
小喜環視了一下周圍。把頭低到她短一頭的小秀胸脯前。小秀低低在耳邊簡單的

講了幾個字：

「趙啓祥又在講呢。」

「他……」喜子挺直脊背，沒有表情的，而從眉宇間透露出一種天真的嚴肅。小秀點點頭，指了前面一下。絲毫沒有遲疑或徬徨，順着秋蔭地邊，拐了兩次，到一顆老槐松下，那里有一塚傾頹矮矮的牆，就是洪七小酒館。喜子兩個隱藏到樹後去。酒館里，趙啓祥正指手划腳在講話。他穿着兩年前在縣里比高冰的黑布制服，袖管寬大的，胳膊在搖動着。身旁的人都怔怔聽他講話。他個子高高的，黃臉病似的臉色，兩隻圓眼夾着一隻鷹鉤鼻子，耳朵突尖起來向上伸着。趙眼睛，鼻子，耳朵，反映到喜子視線里是那麼討厭，極極揮着氣息。不到趙啓祥把手伸到一個在吃酒的富農面前去……  
「京耳囉囉，我告訴你，別聽那一套，抗日，抗日……人家日本軍，飛機，大砲，坦

小秀皺緊眉峯和喜子交談了一下眼色。……抗不了日，把日本趕跑了來向歐戰就溜掉，那一個遭殃呵？老百姓，……

因為又有幾個歇晌的農民走進來，他們的話中斷了。喜子拖了小秀，悄悄離開那壁，走到岩邊的樺樹下，小秀才低低講：「趙啓祥真壞，他還罵××呢，誰還信他的屁話。」喜子搖搖頭。她沒響。正會她們分了手。喜子到西面村里去催那二十五雙鞋。小秀去找伍四瘦子，也分頭催鞋去了。這一天，人們都奇怪着！「活蹦亂跳的喜子，爲什麼那幾天悶的呢！」——其實，在她心里，正展轉着打着算盤，好像前些天那苦悶的芽又重生了。但是不同的是她自己，她不再那麼消極的想離開這里，這念頭幾次衝動，幾次都被打消。她想到：那塊尖的鼻子，和悅的微笑，那王同志……她自語着：「對，我應該告訴她去，不能再忍下去，……我要離婚，和趙素貞那樣，我去告訴她。」這樣下了決心。黃昏回來，又是經過那棵樺樹底下。突然，是趙啓祥的聲音在叫：「喜子！站一下，我問你……」他從樹背後跳出來，截着路，嘻皮笑臉的。

「有話快講。……她不耐煩的低下頭。」

喜子

「我打聽一件事，……你到放羊溝去過，你知道那里有多少軍隊呀？」他就像放羊的孩子玩耍他的小羊一樣，望着肩膀顫動的喜子。

「我知道有多少，你自己不會去問？」

「嘿，你是趙家的人知道不知道！」用閃閃的冷冷的眼光逼視着。

「不要臉！……我還有事呢，給我走！」

趙啓祥一把抓着喜子的胳膊，喜子掙脫着，臉孔紅起來，她掙不過他，她氣憤得心碎碎跳着。……掙了半天，槐樹上，夕陽的暗影也最後稍慢下去。喜子望着有個人不撞來也好，可是沒有，農夫們都該在家坡煙房。她煩燥，氣憤，失望，顫顫發發着。趙啓祥胡言講些什麼，她一個字也沒聽進耳朵里去。末了，她重新那燈下來，望着對面那隻鷹子，按捺着心腔里的憤恨。趙啓祥說：「喜子，你早晚還不是要到我家用，你看，我……你開開眼，你看！」他從懷中掏出一捲洋錢，喜子揚在她面前。小喜看了看說：「你有是你的。」……不，給你……」一張綠票子塞到喜子手里。小喜心跳着，臉上轉着和悅的臉。

「你別鬧……」

趙啟祥把十八歲的喜子贖做小孩子。他很固執的相信，她經不住威脅和引誘，她會走進他的圈套，他想調理她做爲圈套中一頭聰敏有用的獵狗，他堅固的信任着那條封建的桔梗——「沒過門的媳婦，心向着婆婆家。」當喜子答應下替他打聽放羊溝的消息，趙啟祥才放開了喜子。最後，很嚴厲可怖的咬緊牙齒，屢次的叮囑：「不准對旁人講！留神你一家子的性命！」喜子點着頭，心里都響着響的響：「會讓你像喜子拐子老洪那樣，害死我……」她從他身邊一溜烟六比着，就歡快了那朝前跑。

琵琶峪已沉於煙霧般的夜中，真地黑透了。她一邊走，一邊給着憤激惱着。像翻過受了很大的侮辱，但是，她咬着牙，她往她家的路上走。低着頭。她在顛浪般的馬路，感情要求着發洩。當她望見門口，她想起那誠實的爸爸和媽媽，她知道，從他們那里得不到什麼，她悲然的停着，硬了硬頭皮，把身子一抖，自語：「說去……」她怕什麼？爲什麼又不去？」她便攔腰，急急朝下和峪邊上跑去，喘着氣，到張家院里，喊了聲：「王同志！」就衝進去。王同志正就着一盞煤油燈，在翻薄薄的一冊油印的書。她一到面前來，兩眼淚水熱辣辣的亂定睛……她把頭伏到桌上，伏在手掌里，發着前復還未發育完整的肩膀。王同志以爲她和媽媽鬧了氣，或是工作上受了什麼挫折。安慰的拍着她說：「……」

「喜子同志，耐心些嗎！」

「不，不是……」喜子抬起頭來搖着。把一張鈔票遞給王同志：「趙啓祥那個傢伙，叫我給他打聽放羊溝隊伍。」

「果然——一個漢奸。」

「漢奸？」喜子臉一下白得蜡渣子似的。「他？漢奸？」

「是的，這還有什麼可怪呢！我們工作，他們是來破壞的，我們要無情的和他們鬥爭，我說過，你記得嗎？」王同志溫厚的望着喜子，喜子點着頭。「：我們要時時刻刻注意，趙啓祥，他是一個壞蛋，……我沒告訴過你，你心里不如意的事，我也知道，我覺得你應該再強一些，做工作，一脚踢開他們，現在，好，告訴你，他去年還在縣城里受過敵人的訓練呢！……」王同志揚起手里的票子：「那裏來的？從日本人那裏領來的！」他注視着喜子，微笑的好像等待回答。

「他？……王同志，那怎麼辦？」

「你要證明，就可抓住他，我和你到村長和自衛隊長那裏去，你肯嗎？」

「爲什麼不肯，我恨透他了，壞蛋！」喜子臉激憤得紅起來，從桌子邊上堅強的站起來。她們把麻油燈捻得很小很小走出去。

「當天夜里，喜子爸爸，五十四歲，琵琶峪出名老實的農民，在家低下頭吸煙。老太婆白天給喜子傳染的喜悅還沒消去，朝老漢講：「人家都說小喜真能幹！全村那些跑野腳的都誇獎她說！」「是呀！這年頭就不同了，小子（註五）爭着要當自衛隊，閨女還不一樣……可也怪，他們真幹得出來，打鬼子要一齊幹嘛！告訴你！……那一次，在放羊溝開大會，那個同志就講得清楚，大家要動都動……」就在這時，喜子回到家，這時，她沒有痛恨，沒有憎惡，非常之平靜。人有點疲乏的走到媽媽身邊來安祥的說：

「趙家那個壞蛋，給抓起來了。」

「那個？啓祥嗎？」爸爸今天才從龍泉鎮賣了一担穀子回來。他誠朴的仰起頭來：「這孩子的行爲，早晚是有這一天！……」

「呵，那怎麼辦呀，天呀……」老太婆急促的低喊了一聲。

「怎麼辦？老人家，他是個漢奸，從他身上搜出日本旗，日本錢，——哼，還是受過訓練的！怎麼辦？這種人最不要臉了！」喜子一扭臉到屋里睡覺去了。

「真是真事？喜子爹怎麼辦？」老太婆急遽的問。

「怎麼辦？要真是當了漢奸的話，我也不情願把閨女糟蹋了，……」  
關於趙啓祥在寅夜被自衛隊抓去這件事，在琵琶峪農民羣里，到處講着：「真的惡

喜子有惡報，比着怎麼，那里去了呢！「呵！聽差送到隊伍里去了。」「是他沒有過門的老婆，喜子抓了他的呢！呵，真厲害！」農民們興奮着，辯論着，一天不疲倦的講了一遍又一遍，從歌响，到由田地回來吃夜飯時，還那絮絮叨叨的講個不休。喜子落在他們話題中間。他們還繪聲繪色的講她應當抓他，說：「這年頭，姑娘們也會做大事了呢！」

喜子卻仍然爲了一百五十雙鞋，這當天夜晚，婦女會會上，有人提出突擊競賽的辦法，被鼓掌歡迎着通過了。可是，只有王同志知道，爲了抓去趙啓祥，喜子在這一羣農村婦女中間更被人高與尊重了，更有威信了。鞋送到隊伍里去之後，不久，從琵琶峪里，喜子不見了。聽人傳說，她到三十里外的一個婦女工作訓練班去受訓了。小秀也去了。琵琶峪的事，都落在伍四嫂子的肩膀上。

山上，蕎麥花紅了。穀穗成爲片片金黃。花紅樹的葉子也一天天減少下來了。喜子和小秀回家來了。

53  
正是那天下午。在琵琶峪村公所大廟里，開公審壞好的大會。全村的人們都在這會場上見到了她。她一來，人們把眼睛立刻就轉移到她身上來。她臉晒得黑了，頭上的髮辮沒有了，剪去了。是由耳邊披下來的短頭髮，農民們叫做「洋頭」，穿了一套藍格子粗布褲褂，還是赤裸着兩隻腳。這時，會場上擠滿了農民們，有些老漢盤了兩腿，坐



在一起，燙揣着幾根長長的煙袋在吸煙。這會也悄悄動了一下鬍鬚講：「哦——那是喜子嗎？張七，喝，喝，我還說閨女害羞不會來呢！」台階上，滿滿是人，晒着太陽。誰還在撩起上衣，露出那黃銅色的胸脯，在那兒低着頭捉虱子。婦女們進門來，都聚集一堆。小孩子奔跑着，有的哭起來，急得媽媽們趕緊把頭從衣衫里掏出來，塞到小嘴巴裏頭去。他們所有的人都望着喜子。喜子安祥的坐在高高的台階一角上，交搭起來兩只腳，向上面望着，——那兒，趙啓祥給一條繩索細着。一個胸脯上掛了兩個手榴彈的農民自衛隊的同志站在旁邊。在那會場上嗡嗡聲響里，——行着密訊。——趙啓祥從琵琶峪生成長大起來的。人們愛護過他，可是，一天他做了壞事，做了違犯大家的事，大家來公審他了。人們都憎惡他起來，都喜愛喜子。營隊伍里法官宣佈他的罪狀以後，是大家發言的時候來了！——會場上，驟然像秋林的雨夜，吹過一陣急風一般。吸煙的老漢，張着嘴，用眼睛四處瞟着。火爐在煙斗裏頭熄滅了。冷……

從前面，一個衣服上破了幾個大洞的年書天舉着手站起來。

「趙啓祥是漢奸，我說應該槍斃他狗日的！」

人叢里，有好多人喊：「好！好！好！」又一個頭髮蓬鬆的孩子，發着顫抖的聲音，

在叫了：

「同志們……今天我們每家都要備飯，揀日子能救國，這道理誰都知道，連個趙啓祥，他從來就做壞事，現在又帶了漢奸，咱們琵琶略不要這樣的人，他到處散布謠言，他在集會裏，我在場，聽他講，中國快完了，大家做順民吧，這就是他這……還有會次在耙子市，當衆說咱們隊伍薄而不擊，扛不過日本，拍料本有禍惹到，那一個怕日本，這都是真憑實據，他是漢奸！……」他從嘴角上流着汗，圍圍濃濃的汗珠，他琵琶略放羊的小羊工中間之一。他一面講，一面一根神經質的靜脈，在額上膨脹着，他的話迅速而有力，如雨點，如連發子彈，因為幾百隻眼睛的關係，她嘴裏口吃，臉頰微微紅着，燒着。

他們說的話，喜子每個字都聽到耳朵裏來了。

她不可遏止，在腦子裏思索着的話語，她一聽到小羊工的話停止，趕緊舉手。

「我代表我們全編村的婦女，在這兒說幾句話，我聽直站站在石頭台塔上面，她的眼掠過所有的人的臉孔，落在婦女的堆積上。『今天上我們開這個會來審問這個漢奸，不是爲了旁的，是爲了我們要抗日，這些漢奸，都是破壞我們抗日的，就是我們的敵人！……趙啓祥，鄉親們誰都知道，是個壞傢伙，他漢奸，過去在村上贖行霸道，去年，揚子老洪是他打死的，日本人來了之後，他又到日本去受訓練，農民們緊要得

繃緊了的紋一樣，彈也彈得出聲響呢！都給她的話吸引住了。她那眼閃着光，臉是紅的，心里感到萬分激怒的掣動。在上面，趙啓祥的臉一刻比一刻桑樹皮似的白起來。她接着講：「那天，他迷了心竅，攔住我叫我替他打聽放羊溝的軍隊，還給我五塊錢，想收買我，這不是漢奸是什麼？……抓他的時候。在他身上搜出日本國旗和日本銅錢，這不是漢奸是什麼？我們全編村婦女們都主張槍斃他，沒收他的家產，……」

伍四嫂子捏着拳從大堆里高聲喊：「砍他的頭！」

「我還有話……」但是，她臉紅了，然後她用眼去探視爸爸和媽媽。

喜子爸爸這時補上來說：「法官，我不願意我女兒許給一個漢奸！我要求當衆說明，今天琵琶峪的人都在場，從今一刀兩斷，不是我們翻悔，因為他是漢奸！」他顫抖着鬚鬚，那紅得熟透了的西紅柿一樣的臉充滿拂然和興奮的顫悸。他抖着嘴唇。

婦女堆中間，婦女們安慰欣喜的擁着了媽媽。媽媽從乾澀的眼眶里，喜悅的流下兩滴眼淚，嗚咽的長長喘了口氣，彷彿吊在心上的一塊石頭終歸落下來了。……

黃昏，法官宣佈了趙啓祥的死刑！在人的怒湧之波濤間輕輕鬆了一口氣，公審會散了。喜子拉了小秀擠在人叢中間走出來。這時他感覺到渾身非常輕鬆舒適。天上的紅霞是那樣的快活的發亮着。當她走過了一塊劃光了的穀子地，給後面趕來的人拉着。她翻

過頭，原來是放羊溝的那個姚同志，在她那白皙的臉上洋溢着一朵花似的微笑，這微笑無疑是獻給喜子的。喜子高興得跳起來，兩手摟着姚同志的脖子尖叫着：「噢，你……嘻嘻，你到我家去，還是你！」她把手伸給另外一個紅蘋果臉的女同志。她們都是來參加這公共審大會的。王同志也慢慢的從背後追上她們，她們拉着手朝下面峪邊上走去。藍天上，月亮已出現。村莊里剛飄着一種燒飯的香味。爲這香味所引誘，她們都餓了。但是她們是都浸透在一種新生的喜悅里，她們都是改造這沉僻的山村的人，冷靜的琵琶峪現在一顆心似的跳躍着了。

「喜子進步真快呢！」姚同志說。

喜子把頭一搖，頭髮一下甩起來笑着，盯視着右面的人：「不，我們鄉下人：

「呵，喜子，我問你，你還要來當女兵嗎？」

喜子仰起頭望着一顆金黃的星，凝想了下，很快的說：「不，我不想，……這裏的工作雖不開呀，怎麼脫身呀！我……我不知道呢！」

她們四個人牽着手，走着，轉過樹林，走下一條傾斜的石板坡去。在背後，亂嘈嘈的人聲里，伍四嫂子窄而響亮的聲音爲首的唱起歌來，愈高，跟着唱的人愈多起來。：

註一 就是玉蜀黍的核。

註二 老婆——晉東南一般呼已婚的都做「老婆」，呼未婚的做「閻女」。

註三 編村——農村的組織由幾個小的附村和一個主村組成這個整體就叫編村。

註四 隊伍——農民們叫一個兵來了就說「一個兵來了」。

註五 小子——叫男孩子做小子叫女孩子做閻女。

## 金英

「喂——請十三號接電話！」

由他那短促而有力的發眇的聲音中會猜得出，他是胸脯很寬，嘴又相當闊，在嘴兩旁刻着兩條深刻的皺紋的中年人。可是屋中是太陰暗了。在那極開淡的灰鼠皮毛似的模糊的光線里。很強烈的腐敗了的穀物倉的氣味，使他「嗤」了兩下鼻子。一會，在他粗大手掌下按着的電話機上「叮哈哈」的響了兩下回鈴。然後他談起話來。談話很多，還輕鬆，還哈哈笑了幾聲。最後，他提高咳嗽的喉嚨嚷：「對對，你起來，明天，不，今晚，……要真是一對，早一點叫人家團聚嗎！好。」一面搖電話機，轉過身，朝那死魚眼睛的窗口喊叫：

「找敵工科長來！」他摸着頭，他來回踱着步，……

十分靜。從不遠的地方，送來要上籠了的嘍嘍咕咕雞聲，一會，又聽見脚步「撲嗒

「的響，誰在外面呢？」

「司令員在嗎？」

「來……吳同志。」一條藍色的電筒的光線豁的亮起來。在門邊，一個兩眼閃着光，矮短的人進來，這個人就是支隊總醫官工作科科長吳凱同志。這些天行軍，他很疲乏，剛在休息，又被叫來。司令員緊緊一下又一下的按着電筒。直到特務員由外面提一隻馬燈進來。他的臉上很詭祕的笑着問：「兩隻怎麼樣？我們那個客人，……還是不要響？」然後側着頭等待着那意料中的回答。

「是呵——她很憤怒，她不吃，不喝，也不埋人呢！」

「噲——司令員把手臂往吳凱肩膀上一擡。」再去……」像陣風，吳凱沒來得及點頭，便被拖着出去了。

一一

英 金

……點着一盞煤油燈，微微充散着點煤油氣息的雪白的屋子，中間，一個女人站着。她靜靜的像一類黃昏中佇立的白楊。她穿着一條白裙和白的短袖上衣，赤着腳，臉色正常，兩片嘴唇貼得很緊以致微凸，兩頰肌肉緊繃得兩片帆似的。眼大而且美，長長的

睫毛靜止起來，玻璃般的眼球上發射着憤怒的針尖樣光芒，像要一下刺到那里去。她走着，有時覺得兩腳跑兩步，又很快停着；一停着便低下頭，恐怖與絕望從那鬆弛的挽到背上的髮辮上透露出來了。——無論如何，她是不像這平西山谷地帶里的農村婦女。她高大，身材強健，風度很好。但她如同一隻剛剛裝進鐵籠里的狼，來回走着，用她憤怒仇視的臉色，瞪着四周圍的人。——門開關，司令員拖了吳凱走進來，就停在離門約兩步遠的地方望着她。她被門的響聲所通知，一撥身子轉過頭來。那極堅強的眼光，公然會暫時屈服。司令員那頑皮挂在臉上的微笑，他只很無謂的摸了摸腦勺，拿眼睛去探詢吳凱。同時，彎過頸去對吳凱說：

「你告訴她——我們B支隊，那天，在白馬關，也捉到一個日本俘虜，男的，……」

吳凱勸她走去，向她點着頭打招呼，然後囁哩咕嚕講了一陣。最初，她是絕對拒絕的，她如同望着有三角藤袋的毒蛇一般；望着吳凱，後來，像一陣黃昏里的微風，透過她那發黃的臉龐，從大眼睛里，射出恍恍惚惚的神情，若似有點相信。祈禱似的，她把頭仰起來，瞻向窗外。談話約有二十分鐘，最後吳凱傳達着司令員的意思對她講。「你的心——我們馬上就叫他來看你，他一定的……我想不是你的丈夫，也會是你的朋



夜！——靜靜的，剛等電話結束，卻像要摔掉一只茶碗似的，把手用力一甩極清脆極嚴厲的喊了一聲，離開他們到那窗下去了。

「她說你們不要欺騙我，我不會相信。」

吳凱說過之後，兩個人搖了搖頭走出去。屋中，微黃的燈光，孤單單的照着那不安的人影。和桌上沒有動過的菜和飯，她的眼睛是連往那里看都不肯看。——一天一夜了。在白馬園金鑽公司，那是昨天下午，響了一陣槍聲。那「緊防游擊隊襲擊」的心裡，強烈的牽掣着她。她大聲喘息着，因為她還懸念着在公司里的丈夫。等到槍聲停止，她立刻一隻白鳥一樣從下山的小路上狂奔了去。就這樣，突然，中國軍隊端着槍在後面圍剿，她只低低喊了一聲，兩臂被兩隻孔武有力的手抓牢了。以後，是漫漫的黑夜，她被裹在那濃冽的游擊隊的汗臭氣味中間，走過一些漆黑的路，高低不平的路，到了這。——此刻，夜漸漸低下來。外面，挂着槍的人走來走去。她也一樣的走來走去，在心底上低低喊着丈夫的名字「松田——松田！」她又想着，思索着吳凱的話。「那是誰？會是松田，會是他嗎！……就是大島也好呵！到底是日本人，是熟人呀？不，為什麼這樣想呢，太多，幻想，軟弱呵！……要的是松田……」她，疲乏的走着，腳重起來，頭也重起來，她沒到那鋪了草的炕上去，他倒在一只長木凳上。木凳給她軋出「

吱吱」叫的聲音，一會，熟悉了似的靜止了。

從B支隊押送俘虜趕夜路來的幾匹馬，停止在村舍的外面，上面的人都跳下來。馬大口噴着氣。

她給那馬的嘶叫驚醒，一下跳起來叫：「游擊隊！游擊隊！」但是立在面前是誰呢？那個人呀！……并不怎樣矮小，墨眼珠，細條身子，像個學生。攏着她最熟悉的姿態，親切而顫戰的也是她最熟悉的聲音叫她：「金英！」

「你——松田……」

金英「哦」的叫了一聲，一躍過去抱住了他，緊緊的，他們抱着，吻着，好像旁邊沒一個人，他和她高唱起日本歌來，……

「真的，你說——幻想和現實究竟距離多遠啊？剛才我在做夢，夢見游擊隊，游擊隊。」

「小一點聲音。」松田用那怯懦的眼光制止她。但她怎能制止呢！你想，她的血一下已經滾沸起來了。她像一隻小馬已經撒開了韁繩，她跳着，用那唱歌一樣的聲音，——像一隻樂曲中的一個小銀鈴。她撒嬌的，天真的叫：

「怕什麼！我要罵牠們！」

松田和金英是一對結婚不滿四個月的新夫婦。松田是個二十四歲的京都人，家庭還有着貴族的血緣，因為抱着「大陸政策」的信念，又趕上中日戰爭正像六月里的罌粟一般繁茂；他離開大學校以後，就趕上了這條殖民的大路，先到了朝鮮——在那里，和金英；據金英說，比他大三歲的姑娘認識了。二個半月以前，才由××開拓會社派遣到這個靜的白馬金債公司里來，過着每月拿一百圓日金的生活。他們感情甚篤，金英這朝鮮姑娘，也正是他在無憂無慮的憧憬的年紀里呀。第二天早晨，在這雪白的屋子裡，給太陽光照着，桌上的菜和飯沒有了，剩下空曠的盆和碗。金英坐在炕沿上，交搭着兩隻赤腳。這時，從門外極大的掛關節敲了敲房門，走進來。松田和金英一齊走到他跟前

來。

「……你這件軍服真好，我們是俘虜還能叫我們團聚。」  
這句話聽來。那時松田正擱動那一雙穿了草鞋的腳。松田看了看他的臂章，突然跳起來，舉着右手，叫起來：

「噢，你個隊伍，好的——好的……」

金英和別人會合在一起了。他們愉快，但他們意識着自己「俘虜」的生活，仍然是把仇視和痛苦深藏在心里。金英有時唱起那些朝鮮歌，日本歌，是那麽纏綿；那麽淒列。有時二人談論相對流淚。在這中間，吳凱和敵軍工作科另外兩個同志宋德伍若石，做他的朋友和志願人。在戰鬥中得來的繳獲品：日本酒，魚罐頭，餅乾，經常帶他們帶來，擺在桌子上。他們開始聊天。但每一次接觸到問題核心的時候，松田總這樣勸慰：「……天皇給的，……天皇給的，天皇是優待我們的，你們中國人，……」一種毒索深著他心。因此，松田和金英就是那麽頑固的以敷衍來做答覆了。不久，松田接受了押他到一個隨營訓練班去教授日本語的工作。金英因為會打縫紉機做衣服，便留在供給部做縫紉工人了。他們離開有五里地，有時松田來看她。後來，他的腿犯了潮濕病，便多半是金英約着吳凱，或是宋德，伍若石去看他了。他們雖然很頑固，在工作上卻還起勁。

供給部縫紉工人，有好幾個是小鬼，小鬼和金英廝混熟了，教了他很多中國話。

「金英同志！」

「小鬼同志！」她那麼生澀的說着，說完便伏在縫紉機上大笑起來。屋牆很潮濕，牆根腳下都生長了那棉花似的霉呢，她的縫紉機是放在當窗戶的位置上面，一到這裏

來的時候，她更點着頭，固執的要擺在那里。有時跟隨了「的的答答」的縫紉機的輕飄飄的聲音。她正望着那盞飄飄的天空。哼着朝鮮歌曲——朝鮮的海峽，山徑在那里呢，那是多麼遠啊！有一個小鬼是由北平流浪出來，投到游擊隊里的。他有一次問金英：

「噲——她裏面叫高麗棒子，賣白面的，你是不是呀？」

她只是這樣簡短的回答，然後癡視着小鬼的臉，不久便急急忙忙跑出去，半晌才回來，眼圈是泛紅的，微微帶點潮濕。這樣，屋中便只剩下一片更繁忙的縫紉機的叫聲。孩子們好像都用這來壓倒那點悲哀一樣。下了班，大家便責備那個小鬼以後不准再講這樣的話。金英實際上很喜愛他們，每次上課她也去聽，半懂不懂的只是笑着。每次吃飯的時候，她嚼着麥麵饅。但是她看到孩子們吃的是小米飯和那一點點菜湯，她便把饅要分給大家。這些小鬼中間的一個，便站起來同她講：

「你去吧！金英同志！因為你是外國人，優待你——我們自己人都一樣，連我們司令也一樣，他告訴我們，要熬得苦才能打走日本……」孩子咕哝着兩眼，把下邊的頭垂了下去。金英卻聽教的從那半截止住的眼色里看出一點什麼東西。她像一個大姐姐一樣，把那更溫柔的巴掌放到孩子的肩膀上，默然了半晌，不言語，最後她說：「

不。我不是日本人，我是朝鮮人。」

「是啊！和我們一樣。」孩子們的話，好像沒頭沒腦，她終究不解了，她搖着頭。

一個星期日。吳凱陪了她從隨營訓練班看松田回來。路上，金黃的豐收季節的太陽照耀着大地。

「吳！」

金英走在前面停了一下，用眼光專注在吳凱的鼻子上。立刻很迅速的把她想了很久的話說出來：「你們很好，可是小鬼同志說我是和你們一樣的，吳！我不明白，我是和松田一樣的呢？還是和你們一樣的呢？」

「噢——」吳凱略略沉思了一下，仰起頭來：「我說你是和我們一樣的。」

「爲什麼？」

「你聽啊！朝鮮本來也是個應該獨立的民族，自由的國家，在一九一〇年日本人強佔了，才變成了殖民地，任人宰割，任人壓榨的奴隸，……可是日本人的野心慾望，正像你們朝鮮海峽那樣深呢！現在不是又在向中國來侵略嗎？——是啊，我們是一樣的，我們每一樣是被壓迫的人們呵！不過，我們民族是不能白白死亡的，我們爲了要求解

放，我們更反抗，……你看見我們那些小鬼了嗎？從我這樣大的人，到那樣小的人，都有這樣決心，我們相信日本軍閥這一回是逢到鬼，……噢，金！你不知道嗎？你們朝鮮民族也不會被人永遠壓迫的，你們那里有多少革命志士，有的被日本捉去殺死了，可是革命鬪爭，並不會停止，現在在我們前線上就有多少朝鮮同志來參加——你們和我們一樣，那得流血，流血，爲了不給人做奴隸，爲了做一個幸福自由的民族——你和我們一樣的。」金英在聽着。臉上泛着太陽的紅光。她望着來處皺了皺眉，啞了口唾沫，又轉身來走路。

從那以後，她幾天一直是沉默的。她是思索一件分量很重的事，是的，她那生長在海岸上海水一樣汪洋着的大眼睛里，泛着那枯竭了的夏日的水窪的神情。這種眼色，是只有最熱情的人在牠生命的行進中一種自覺的眼色呢！——簡直是死一樣沉默，紙片一樣沉默，她整天把手和腳放在那架縫紉機上。她吃很少的飯。她對旁人的問話，只做「是」或者「不是」兩個答着。供給部的政治委員，覺得這樣，就像把一隻水生的蝦放在土地上渴死一樣啊！——不能不去找吳凱同志，而且告訴了司令員。等他和他們一齊回來，金英卻是立在打穀場的陽光里。——她那兩件白衣服已經髒得貼在身上，印着工作時留下的汗漬，像爛了的白菜葉。不過，在她身上還是很合適舒貼，格外顯出她那豐腴身體

的線條。小鬼們小播穀鳥樣圍在她四周。她向着他們發出那種不加思索的笑聲。她在說話。他們只聽見末後一句的！

「我是和你們一樣的，……」

司令員過去和她拉了手，問她：

「松田先生好嗎？——去看他了嗎？……」

金英好像沒聽見，只管瞪着美麗的大眼睛，她想起在小鬼們上課的時候，總在日本後面加上一句「尼巴什麼」「法西斯蒂」，她便問：「法西斯蒂是什麼？究竟怎麼樣？為什麼你們說日本是法西斯蒂？」「聽得是那樣認真，那樣誠摯。」——如同一個初級小學生問教員「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問題使我們同志卻非常有趣味，他們彷彿植花的人看見花長起來。他們便你一句我一句講起來。大家對金英，是用同志的真摯的態度。她也是最爲早的「勞動者」的，一點一滴的傾聽着。——眉是微蹙着，眼睛移動着，她聽着一個一個人的口上，有時她不解了，就微頷着頭請吳凱替她翻譯。司令員用……

……同時在國里他也是壓迫剝削着勞動者的，我們和你都是被壓迫的，曉得吧！我們反對的是日本的壓迫階級，那些勞動者呵覺醒的卻要拉



起手，曉得吧！」

她用微笑，緊緊握手，答謝了大家。

兩個星期。三個星期。金英沒有再去看松田了。休息天，她是和幾個小鬼在一齊的。這平常小鬼們上政治課，她也更積極跟着去聽的。——敵工科的同志們輪流的來和施談天。有時她很高興，有時她卻避開他們，她喜歡把自己隱藏起來，翻看敵工科送來的用日文印出來的油印本子，起初在那上面她得到反戰，咒罵，漸漸她從那里面得到了奧味……。這幾天，她比一般縫紉工人總是晚下半個鐘頭的班。因為她向政治委員要了一塊灰布，在房門口縫一套和大家一樣的軍服。——一個熟悉的星期六。照例在這晚要舉行一個兩黨間的聚會。燈，剛剛點燃。在牆角還用很多的乾柴，燒成篝火，紅的火焰向四處照射着，顫抖着。金英到晚會上來了。她着灰布軍衣，腰間束着一根白色織帶。她一進來，就笑着，笑得彎了腰，把臉埋到手掌里去。大家都鼓起掌來，在那一陣雪片似的「嘩嘩」聲里，她一下溜到縫紉班最熟悉的那幾個小鬼背後去。她和他們一樣，把手臂放在旁人膝子上，把兩腿盤起來，坐在鋪了厚厚秫秸的地上。一直等到「目標」轉到了她這裏。出好幾，有人喊。

「金英同志唱朝鮮歌！……」

她毫不畏縮的站起來，慢慢走到那搖搖的火焰的一團紅影里去。她不習慣的扯了扯那軍衣的袖口，說着半熟了的中國話：

「看！我和你們一樣的！我不唱朝鮮歌、我要唱中國的歌。」

會場上，每一顆眼珠里凸現着這個朝鮮女人的身形。閃爍着她那水一般的大眼睛。

聽她砥了幾下嘴唇，唱：

「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她聲音是清脆的。但在這生澀的字語和音節上，顯得那樣執拗不能合拍。而變成不是在唱，是在讀。從那夜間的微風所捲起的火苗上的黑煙霧里，幾處已發出不能按捺下去的噠噠咕咕的笑聲。但她是那樣嚴肅的在歌唱呵！聲音是生澀的，但熱情是暢快的，是小溪里流水一樣緊繫着。一直唱到她大眼睛里充滿眼淚，又由眼淚里，透出微笑，……

四

好久之後，松田來看她。他們只作了很簡單的一次談話。便不愉快的散開了。

松田想回家，他在這一羣有汗臭味的游擊隊里，他駭怕，於是他對一切非常厭倦，這些，壓垮了他那「開拓大陸」的野心。他時常懷念着京都。他想回去。這一次會晤，卻讓他費了很大的刺激。他從金英的帳里，看不見那發亮的異彩了。她相當淡漠，她是沒有什麼意思的。這些，雖則在很短的談話中，也已質樸得差不多全盤的告訴他了。松田回去哭了兩夜。他的男性的自尊心破壞了。在他們倆吵架的中間，他聽見金英反覆的說：「……你，日本人，我朝鮮人，你該知道，我是明白了。」他們中間還另外起了一件爭執，那就是放在金英口袋里的一冊書。松田說它是有毒的東西。金英卻蹙起眉問他：「爲什麼有兩朝鮮人賣白面，有的朝鮮人卻在中國當義勇軍呢？」

這天夜里，落過一陣秋雨，黑雲越過天空後，月亮又從洗滌過的藍空里出現。

「哪一個？」衛兵朝一條黑影子的喝問。

「我」

「噢，金英同志。」

金英從那擋槍的同志身邊走過，她把下巴深深埋到胸脯上去。腳踩着地上濕濕的軟泥。她一倏拔了小灌木的陰影的小山崗上去。在那兒她走着，徘徊着。低低唱着歌。有時掀起那羞澀的面孔，怔怔的望着月亮。月亮卻把她的影子拉成一條直線，如同

一支筆一樣，在池盪着不可知的字句。守衛的同志遠遠瞭望着她。露水落着，從灌木上大滴的凝聚着，沉重的再落到地上。土地便盡量吸飲起來。這些，好像她都不知道。夜涼，她也不知道。一直到夜深了，星星好像一顆顆鈕扣似的更亮了。她才回去。在一隻工作時用的煤油燈下，草草的寫了一封信：

「吳！我現在懂得了，我過去是給人家做了一條腿，現在我要做一個整個人。」

她把這封信看了兩三遍，才珍重的折起來去睡了。

第二天，小鬼們的吵嚷聲驚醒了她。她把信託一個通訊員去送給吳凱。吳凱看完了這個用最簡單的字句寫出最深沉的寓意的字條，便連臉也沒洗，跑去見司令員了。他一面解釋，一面不時用一根紅蘿蔔的手指托托眼鏡框，從近視眼鏡里，把那豆子似的眼光盯着司令員那紅褐色土地般的臉。他聽見司令員講：

「好，這是她自覺的民族意識呢！——她到底曉得了她是給人壓迫的了，她有了民族的仇恨，不壞，要好好教育呀！我看她是一個本質很純潔的人。」

說完。司令員又埋頭去看那展開的軍用地圖了。

東面風况非常激烈，A支隊已在天明時，開始搶渡潮白二河都成功了。砲聲一直一轟轟——震撼着這薄暎，肥沃，滿載着高糧田的大地。高粱葉子疲憊的下垂着。紅了的穗子，映着光滑的寶石一樣的顆粒仰起頭來，等散着灼熱的香氣。太陽已開始沉落。在那一幅奇景似的地方、紅霞、黑土、綠的莊稼里面，隊伍在行進着。漸漸緩慢而停止下來。前頭——鐵圍槍內叫喊還熾熱着，地平線上，一朵朵白的烟花在昇起，幻滅。前哨在爭奪，又在山上的懸崖。這時，順着一條棕紅小路，司令員牽着一匹黑馬，朝小小的村落里走去。在他背後。有幾個人，中間有一個就是金英。她的軍帽歪歪的戴在頭上，頭髮大半塞到帽子下面去，只耳邊拖下幾絡來。汗珠，從她的鼻尖到嘴唇上微沁着。她跟着這次行動已經兩天了。她不願留在那幽僻的山谷里，一定要跟着來，現在就編在政治部的宣傳隊里。松田跟在敵軍工作部里面。從他的眼睛以及那年青的臉色里，看得出他是爲了跟着她才來的，他愛她，但是她像被另一件什麼事糾纏着，忘記了這些輕淡的夢寐了。他們到了村莊上。那里：蒼蠅飛着。幾匹騎兵的戰馬，拴在兩顆小葉楊樹上，嘴里還噴着氣，一面擺着尾巴，去驅逐那些有一根尖嘴的蚊虻。兩個流着汗的將剝壳槍掖在皮帶上面的同志，遞了一張字條給司令員。他們是從火線上下來的。司令員皺皺眉，在那張紙上很匆忙寫了幾個字交回去說：「給團政委！」然後，他很不耐煩似的，走到

那鋪在黃土地上，給太陽曬得「剝剝」響的綠苔積上面去。金英揩了一下汗，在一顆叢樹底下站着，半天不動。她的眼睛跟着那兩匹馬，一黑一白的點子。在那鼻烟色的灰塵里向遠處去，……

吳凱由背後出現，悄悄告訴她說：「噲！休息一下，說不定夜行軍呢！」

點點頭，金英往一扇圯廢的磚牆後的灌木叢里走去。在那兒，很靜。此刻，砲聲停下來，只剩下零星的槍響。一隻金黃色的蜂在頭上「嗡嗡——嗡嗡」的來回飛着。她坐下去。但是，松田一手折着根柳條，低着脖頸一步步走來。她望着他，他很顯見的瘦削多了，鬍鬚野草一樣從腮邊往上蔓延着，眼珠是紅的。他走過來說：

「金英……你好嗎？」她點着頭。他又說：「這是往那里去呢？」他極目望着頭上的枝和葉。

「他們說打游擊呀。」

「你忍心嗎——在那面，你看，槍響着，在那里殺的是日本人和朝鮮人的隊伍呀！……」

她不響。他又說：「金英！黑夜……偷偷過去吧！這是唯一的機會，……過去……」

「松田君，你不要再說吧！我什麼都明白了。我知道我父親那一代，有多少是給貴國的人情所壓殺了，請你原諒我，我們的感情，在這些地方是不能不分開了。朝鮮——我是不會忘記我要回去，我並不是同你在一齊回去了。」突然她一根發條一樣一下蹦起來這樣說。

一顆砲彈又劇烈的震響起來。金英低下了頭去，偷偷的，沒有給松田瞧見，把兩顆淚珠揩去。

「那很好，真會吧！」松田走去，走出有四五步就急促的跑起來。……

那走出發前準備好的，炒胡了的小米粒。起初，她從口袋中捧了兩手心往嘴裏送。因為太乾了，嚼得她咳嗽起來。臉紅着，跑到宣傳隊的小鬼討了一口水喝。一個小鬼把野地裏採來的一枚黃蘿蔔遞給她。她嚼了一口，一種清新的土氣，讓她微笑起來。她謝了謝，她倒到背後的草地上去。那個小鬼吐口舌頭說：「真有趣——」

「朝鮮婆婆娘。」在那部隊里，凡是她走過的地方，同志們都指着她，笑着，悄悄說：「噢，看——朝鮮婆婆娘！看——朝鮮婆婆娘，……」

很黑，雨落起來。「前面，槍聲停止了，想必堡壘的爭奪戰勝利了。」

……泥濕的路上，馬掃掃尾巴過去了。伙伙班的同志擔着鐵鍋一顛一顛的過去了。

路邊上的野薔薇，不時將那帶刺的細枝「喳喳」的拂着人們的褲腳。但是，人們過去了。金英走着，兩點淚濡了她的衣襟。一個小鬼把一頂草帽給了她。可是馬上給誰在黑暗里警告着：「那是誰？摘下去！目標呀！」她只好又取下來順手摔在路邊上去了。——雨愈落愈大，路愈走愈泥濘，金英的衣角，已經往下滴水了。這樣走，走，半夜里，還是走，走。是多麼艱苦的旅程呵！當那寒冷嚴冽的侵襲着她，冷冷的風緊緊的一隻手一樣，把濕的衣服向後用力拖着。她咬緊牙，眼向前望，前面有什麼？伸手不見五指。漸漸她熟悉了，前面人在泥漿里踐踏的聲音。她緊緊跟隨着。後來，前面隊伍擁擠了一下。從黑暗里飄來一點聲音，騷擾了一下，隨即平復。一會，在低喊：「過河——過河！」「不大……小泥濘子。」金英——如同在生命之旅上最後的掙扎。她期待着更黑暗，更黑暗，因為只有更黑暗來臨之後的一刹那，才會出現了黎明呢。……

黎明，那灰藍色的空氣里，從蒼紅色的樹林中間傳來一片鳥的嘈雜。隊伍停止了。金英兩隻鞋沒有了，腳底上磨得六七個充了血的泡，刺疼着。她沒掉隊，她一拐一拐的跟在他們後面，疲倦不堪，臉上淌着一條條沙泥痕跡。……

「噢——金英同志！」

司令員和吳凱一發見她，就驚叫的奔過來，握着她的手。「你太辛苦了！」



她倒在地上休息，給她找來一雙草鞋。這叫「新戰士」高興得跳起來，但是，腳底的泡每一顆都一針一針刺著她。皮也不得不又坐下去。——黎明更大胆了的窺視着大地。樹叢裏鳥兒噪響歇息，鳥獸飛向遠處去了。曙光是紅的，斷斷段段在每一張給雨水浸得蒼白的臉上，和失眠的蒼黃的嘴唇上。——金英把新草鞋穿起來，她心里想着：「我是一樣的呵！——同時，她用眼詢問着吳凱那左臂上藍色的臂章，像是在說：「你們不要我嗎？」司令員用最頑皮而也最得意的微笑給予了吳凱。吳凱會意的把那潮濕的臂章摘下來，別到金英的衣袖的上半截上。金英把右手放在帽沿上，敬了禮。——她這一天，下面腳都在刺疼；上面一絲絲驕傲的微笑卻再也不能從嘴邊上搭去。她一會看看那臂章，一會伸出一兩只腳來看着那雙草鞋，就笑了。——這一天，晚餐，她還分得了約有四兩重的一塊煮熟了的豬肉。她跑去分給小鬼們，小鬼們用手蓋着碗不要，她便吵着：「我和你們一樣了呵！你看。」她把肉硬塞到他們嘴里去。

行軍，多半是黑夜里，白天，倒睡覺的時候多些。不過，槍一響就得又起來走呀跑呀。——這樣一個月，兩個月，新戰士也變成了老戰士。金英也調到衛生隊做工作了。她行軍不落伍，工作也是不落伍。

## 六

冬天快來的時候。山上，樹葉黃焦焦的了。天空上的雲老是很漠然的很漠然的就不見了。

隊在河北東面的平地上，散播了種子，留下了若干游擊隊，又回到西面的山嶺上來歇息。金英也回來了。她好像姐姐妹妹一樣從溶溶的在隊伍里生長着了，同志們都尊敬她；愛戴她，她像吃苦耐勞不大說話。認真執心的工作。而且在火線上一次，為搶救一個連政工員，她的左臂因為跌倒受了創傷。在全體指導員的大會上，她被所有的人歡呼着，她成了一個最有榮譽的戰士。同時也成了一個在這部隊里，一些最活動積極份子所會心的親切的呼着的「同志」了。經過這一個長時期，松田變得那樣鹹默，眼珠深陷下去。一次，吳凱問他：

「假如你志回去的話，我們可以放你回去呢！」

松田沉思了一下仰起頭：「不，我不回去——回去，他們也許會殺掉我，這……這是害了我呵！這……」他眼淚流着了。

金英又調回供給部，當縫紉班的指導員了。她回來的那天，是一個秋陽發白了的早

小鬼，一下蒼蠅似的圍攏了來，他們望着她，拉着她的手，衣角，問又回到那原本是霧濕的屋子裏來，因為秋風爽利的關係吧，屋牆腳上乾成黑片。她重新又坐到那面對着窗的縫紉機上來。歇息幾天之後，到來了。戰士們在早晚站崗放哨是非得穿棉衣不可了。山谷中冷得到了流行性的感冒症。縫紉班異常的忙碌起來了。平均每人每天九套棉衣服。所以從早到晚在那間屋子裏除了到處翻飛着棉花和灰

永遠不停的是那縫紉機的輕脆的歌聲：「點點點答答答……」

一陣鈴聲之後，從……說在賊：「金英同志下班了呢！」

金英點着頭，走出去，可是沒有動，她只去數了數堆在身旁蓆片上的一堆棉衣，那還是剛剛八套，她不甘心，她跑回去，趕忙又移動了放在機器上的手和腳。……

夜深，人靜。金英把掛在牆壁上，燈烟薰黑了牆壁，黃的燈光却洒在她的頭上，身上。她望兩只窗窺秋夜天空，深高遠，靜靜的大眼睛發着亮——是熱情的，初戀的眼睛！金英高的，伸一伸脖子，伸着背，然後，又把頭湊到機器上去。手移動了。於是「滴滴答答答」縫紉機又唱起來。她已起過八小時工作以外的兩小時了。好幾次，同志們來勸她，叫她她去休息，她不動。供給部的政治委員，披着一件短的毛繩衣

冷得打着抖，把馬燈放在門外地上，輕輕的，怕驚吵了她似的，走進來。他是在革命中浸沉了多年的老戰士，但在他那細心的舉動中流露出無限的敬意，他站在那架縫紉機的左側，微微彎了腰，用那極感動的音調安慰着她：

「休息吧，金英同志，還有明天的工作呢。」

「不。我還只差一隻袖子就完了，我要衝破我一天十一套軍裝的紀錄呀！同志！」是的，她笑着，她想這樣來掩飾下挂在眼角上的疲乏。她說着，縫紉機仍然在更加劇烈的響着；響着。收音機粗大的黑影一動不動的落在那一堆棉衣服上，他靜靜的立着。這輕脆的縫紉機聲，就如同在火綫上的機關槍聲一樣響着呢！……



「這是你的房！……」

楊慶家說到有帶面瓦房：南面供着祖先牌位，和盛炒麵，綠豆，粟米，雜七雜八的。

楊慶家說到有帶面瓦房：南面供着祖先牌位，和盛炒麵，綠豆，粟米，雜七雜八的。了，性子却活潑些，頭髮永是梳得光滑滑，臉也白淨，散些細細之麻粒樣雀斑，眉細長的彎曲着。天天吃過晚飯和石子村上旁的婦女一樣，到門外談談笑笑，笑起來是甜蜜的。她身材苗條，手脚很伶俐，衣服破了補個補釘，也一面補個桃子，一面補個石榴。祇是和楊慶結婚過活了十幾年，肚子還沒開花懷胎。楊慶很場實的一年一年把頭呵，子呵，埋在土里，勞碌着。光景漸漸好起來。老婆也不再穿補補釘的衣服了。

誰知楊慶買了青牛不久，夏天的時候，楊慶爲了趕集賣一担穀米，晌午才走，要到牛車鎮，當夜是趕不回來了。不料十分恰巧，到了洪河，就碰上買主，出脫了手。心下非常高興。忽起出門時，老婆再三叮囑叫他帶一包藥衣服的靛藍顏料回來，便去買了。又站在一家生酒舖前，喜悅的從左眼吐出和藹的光亮，耍了二兩灘家府的露酒喝，走回來。那是一個真正的夏天的良夜，天穹很高，很藍，星很亮，原野上瀟灑着一股股蒼蘗草的香味和濃烈的莊稼的香氣，……一路上他惦念着青牛，幾次舒心的舒心的微笑之後，

更加緊腳步，回到家，靜靜的推開門，便一直往牛棚走去，想抓幾把白天鏟的青草撒到牛槽里去。當他正想伸手抓草的工夫，忽然，一種細弱的喘息聲音，突的，針一樣刺疼耳鼓。手自然就停住了。但立刻就失去他的平靜，——那聲音在搏持着，延續着，那是一種苦悶而窒息的殘酷的聲音，從那堆乾草小房裏發出來，……

一股本熱血，驛然從心底一翻衝上來。他一脚跳過去，攔在草房門上。

給這聲音一驚，從草堆里立刻潑刺一下，兀自跳起一個黑人影來，正是村長楊鬍子，他好像一點也不慌張，一手攔着褲子，一手一閃揚起一枝槍，那槍，像一隻小黑眼睛指着門外。

草堆里，「噢」的一聲刺耳的昏厥的驚叫，然後，什麼都寂滅了，——在那冰冷的僵持一瞬之間，楊眼緊跟着那尖叫的聲音，頭「嚙」的一下，昏暈起來，在那慘澹的灰色月光下，他左眼上跳着火星，右眼狠狠而像要吸進頰骨里去。臉是青的。——迎面，那黑眼一轉，又變成亮亮的槍口，却慢慢的向他愈逼愈近，楊眼慢慢往後退，這樣癡癡的移動着，楊鬍子一轉到牆跟下，手一攀牆頂跳出去。槍口在牆頂晃了一晃，沒影了。

楊眼血完全凝結了。釘着似的，在那兒站了一晌。然後，瘦長的軀體，前後搖擺了

兩下，彷彿要跌倒下去，但，沒有，他祇似乎掙扎了一下，一擰身「噢咚，噢咚」跑回屋裏去。

從那之後，楊眼更沉默寡言了。老婆天天哭訴：村長怎樣拿手槍逼她……他不聲不響，先前還只搖搖頭，後來，頭也不搖了。這樣，一直到後來，睡還睡在一齊，他却從沒和老婆說過一句話。可是，當時事情也沒這樣簡單的完結了。兩天之後，他曾經狼狽的到村里的小酒鋪，喝了一斤燒酒。旁邊人都看得怕起來，——他只是那樣單純的把酒壺對到嘴上，喝到後來，頭朝天仰着，兩條腿直直的從木凳上挪開，木凳「嘎嘎」響着，舉酒壺的手臂那樣可怕的抖，左眼如同一顆燒紅的炭球，熱熱的凸出來，凸出來。看得清清楚楚，血絲在眼珠上蠕蠕綻裂着。從咬緊已經張不開來的牙齒縫上說：

「楊鬍子，日你娘！……老子挖你狼心……」

旁人嚇得面如土色，上來扶他，他一栽頭「哇」的一聲大口嘔吐起了，五六個人抬棺材似的將他抬回去。

……因為這個原故吧！沒過三天，他蒼白着病臉到牛棚里去，青牛便倒在牛棚的軟草上死了。順嘴流着一汪紫血，眼，兩顆玻璃球一樣，疼苦的睜着。楊眼一看，眼淚就像小河一樣沿着凸陷的左頰流下來，嗚咽着，到鄰居院裏，噙着聲音，沉甸甸的說：



「那青牛，給人下毒藥，藥死了。」

從那，他又沒有了牛，自己光背拖着犁，深深彎下腰去。他也不再想買牛了；

……

從那，楊眼的黑皮子臉，便如同乾爛下去的木瓜，印堂上，一點光彩也沒有了。石子村上的人，都說他無運到頭了。有的人還背地里悄悄講，說是他老婆帶兒灶王爺，灶王爺上天當祭，帶他說壞話哩！……說也怪，他就也真的一年不如一年，他，人變成水蛇腰的樣子，走路頭向前彎長着，兩條拐另另的木腿急急絆來絆去。時常喝酒，喝了酒舉一手在嘴上抹一把，「哈」的一下，好像還滿意，就走了。漸漸衣服上挂出破洞，污跡，骯髒。他老婆也衰老起來，衣服上的破洞也不再剪成桃子形石榴形的布塊縫補了，但楊眼骨頭還是硬硬硬，——結稅呀，完糧呀，從來不像村上任何一家那樣，得村長催索六七兩，最後村長把鬍子一吹，瞪着眼，揮着手，他們才從微顫的眼淚里，露出笑臉，掏出錢來，說：「行行好事，我先交一半……一半！」楊眼從來不這樣，他怎樣呢？譬如每月十五的事情，十四天黑天的時候，他就如數的包紙包包。丟到村公所桌上，悶頭不響，就走了。這樣一來，五年內，他的耕地，由四十畝變成三十畝，再變成二十畝的減縮着。在楊眼管地如何呢？——他問，是和膏的把土地積蓄起來的時候一

樣，彷彿挖去心頭肉一般苦疼，苦疼，他只是想有另外的方法，另外的路，而另外都是黑漆漆茫茫的黑暗大海呵！這樣，他又去喝酒，酒燒到肚里，四肢都輕起來，一股股疲的勁兒，透過骨節，左眼好像亮了一下，而從那黑漆漆苦海里，伸出一把利刃，從他身上割去耕地。他割勁過去，又去坐臥到啞然無味，可是熱力總有一股，倔強的撐着心，他想：「日子長得很，還有一年……」這樣，憤恨在胸膛上沒有減弱，只有增加，他不管村上人，一年比一天感到不自在，憤懣。村公所那面來的真風，要壓倒他，使他不能生氣，那邊的力氣，一年比一年緊。他不聞不問。他只狠狠的等着最後的一擊，無時無刻不從苦海中離開着那隻黑眼珠子，搜索着什麼，似乎永遠有一股火煙氣息，在他鼻子下轉來轉去。這從模糊中便漸漸成熟了一種思想，他想來想去，他想他應該用買牛的價錢，買一校槍才好呢。

去年春天，分派租稅，按理，他家是不配輪上甲等了，可是村長在他名下寫着「五十分」，石子村上的人，好多都氣不過的嚷：

「他……三年前，也許担得了這個分數，現在，你讓他右眼再睜開嗎！」

可是他一聲都不響，連哼也沒哼，咬着牙，低着頭。如同長途上的駱駝，但他比駱駝燒着旺得多的火力，在心的底層。

爲了那心中積蓄下的憤怒吧。他，這天拚命在太陽地里吸着煙，吸了一鍋，又是一鍋，從早坐到下晌，最後，他決然站起身來，打算去訪晤石秉富了。

石秉富是新換的石花子村長。關於這個人，在村里有如下的傳說：他是村上一家中落農戶的兒子，小時唸過書，在村上教蒙學，……後來，他不見了。那正是紛紛傳說有支什麼軍要過黃河的一年。後來，鬧了三個月才平息，有的說石秉富砍了頭，腦袋挂在電線杆上示過衆，有的又說沒有，說不知何處去了。就是這個怪人，幾天前，又回來了，——現在是村犧公祕書。同時，在村上人的心眼里，是個特別的人，是個「土聖人」。因此，除一部人不高興之外，大家都對他發生了興趣，都撫愛的另一種眼色的對待他。楊眼今天，花費了煙口袋里整整的一口袋烟絲，就盤算着那五年的積憤。五年的沉冤，五年的血債，……他朦朦朧朧感覺這一年多，彷彿身邊周圍都在變動着：這個石秉富要是伸到苦海里拯救人命的一隻手就好，可是反覆的又有些動搖，有些怕，他曾經好幾次看見石秉富和村長楊鬍子一齊，而且還說着笑着，但又一轉念，彷彿從石秉富的眼色里看出些什麼東西，恍然，他眼前可又光亮，如同早長的太陽，籠罩着顫抖的金絲。他要抓緊這一根縵索，只有這一根，最後，他把烟袋鍋重重的在凳腳上「啪啪」磕了兩聲，伸手撫了一下燒焦的嘴唇「哈」了一下，站起身，往村子的另一端走去。天已垂暮，黃

昏的紫色往深灰色中滲透，開始溶和爲一片黑網了。一轉眼，楊眼大踏步的來到有着樹林的石秉富小屋前，他心下平靜得很，一推開門走進去，就用那枯燥而無情的，手指刨着木板聲音問：

「石秉富——買一枝槍有辦法嗎？」

這使機公祕書愕然驚的抬起頭來，望着這半截楊樹似的，矗立在門框中間，頭頂像要插進黑洞洞棚頂的人。「呵」的叫了一聲。

小屋裏很陰悶，楊眼看不清他右面的黑角落，却聽見從那面發出尖細的聲音：「這羊眼，你講什麼話？」楊眼聽出是小姑娘桂子的聲音，就微微的笑了笑：

「你……小娃，我是要找他的！」

隨即伸出一隻長長的胳膊，指着坐在昏黃燈圈下縫補一隻破鞋的石秉富，他一面說，心下充滿一種期待；臉上瀰漫一種驕傲。

不料，石秉富却連氣都不應着「好」，站起身來；拉他到外面去。

夜是柔軟的，星在黑森森的樹梢上掛着閃爍，——在那下面，楊眼灼熱的噴着氣，俯視石秉富，圍緊嘴不再作響。石秉富如同站在一垛牆前，站在楊眼對面，彷彿隔着謎一樣一團困難的寧靜。他好像不知水深水淺的撐船人，先向水裏探下一葉，緩緩的說：



口的黃壯，一會，他忽的站起來，好像那年夏天，把青牛拴在牛棚之後的夜晚，聽著青牛「哞」一聲的驚醒起來，……他垂死的心復燃了，又回到那時去了，……他老婆在夢中醒來，「他頭顱腦勺樣子，驚得發冷一下從棉被中坐起，一陣冷，便抓起身邊一件破棉衣，去到楊眼面前。她們已經習慣不說話了，都啞吧一樣的，而這會，楊眼一車轉，接過破棉衣，爆竹一樣的說：

「我不冷。」

老婆如同聽見仙樂，耳立刻明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呵？他說「我不冷」，他說……可是還沒等他來得及笑一下，馬上，忽然看見鬼影子一般，兜頭兜臉，一瓢冷水往下一澆，楊眼僵立着了，那喜悅，那興頭，又全沒有了。一會憤憤的吹熄了燈。

他并不會因「眼前黑暗了，而就立刻沉沒，睡眠，也彷彿從黑暗中，看到各種不同的顏色；深紫，淺紫，淺黑，深黑，由淺黑而淺灰，慢慢變成石灰色，石灰色的月亮，……他忽然又有些恨石秉富了，石秉富爲什麼那樣說：「不要急燥，慢慢會……」，他爲什麼這樣說，當然，事不關己，要是石秉富自己的老婆給人……不過，他沒有，自然，也沒有，他不覺得，他也不會着急，——這思路一開，便寬闊而展大了，他渾身覺得炙熱，比當日受侮辱的時候要憤慨，他覺得——還急燥？還要慢嗎？五年了，壓在

心裏，一天，日娘的……一天暴發出來了，而說是「慢慢的」，一下他又轉恨起自己，剛才爲何就那樣清意，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輕得很了，可是沒拿到一枝槍呵，於是他詛咒起來，自己對自己說：「別瞞我吧，你叫我開什麼會，一屁！不幹了，就給我一支槍嗎！」亂極了；庸雜極了，他想無論如何明天天一明就起來，去告訴石秉富「我不加入了」。就是這麼一句話，我要的是槍，而他給我的是什麼……

像什麼呢，這，驟然的喜悅與憤怒；這驟然的從水裏捲起的一浪，把老婆打得更低沉了；她一直對她打躬，還用眼淚洗着臉。熱淚噙噙血似的發燙呀。這淚流到天色將曙，黎明揭了一片細絲織的灰網的時候。不久，楊眼也就「層層」緊攣了一陣爬起來，出去了。

楊眼還是如此的沉悶，如此失神的，在石花子村外遊盪了半天，終於一轉身，頭也沒回朝着昨晚去的地方走。

「石秉富！」

「進來。」

他進去了，還含着滿腔的不愉快與憤恨，木瓜臉上，打了無數條細細的皺褶子。彷彿

佛一切都準備了，連嘴唇怎樣張都想過，一進去，他忙着了。那時，太陽剛剛從窗上直直照耀滿小屋，那鮮紅的陽光裏，已先他而奔有五個同志，當然，每個他都認識，而這時，從那些眼睛裏，投來的不是「白眼」，反而倒是亮晶晶的愉快的鋒芒，楊照近年來從沒見過這樣溫和，可人心意的熱糊糊的眼色呀，這些眼色，……這樣一來，他沒張口，他暫時忍下去，想回頭再講。恰好，石秉富過來，又拉着他的手，他的手又轉了一下，於是坐在一塊木根鋸的凳子上，坐下去，心還在想：「不忙，回頭」，事情卻不容分說，石秉富站在幾人圍攏的膝頭的小圓圈中說話了：

「好，我們現在開會了，我們這真正建立起來，石花子村今天又多了一個同志。」閃來閃去的眼光，又一次集中在楊眼臉上，不得已，楊眼露出焦黑的長牙齒笑。

「……他，楊眼，加入進來，……得，他是心裏有着很大很大寬屈的一個，……」這一下，楊眼可嚇了一跳，「噲」的很多金星如同飛沙走石跳在眼裏，……他無論如何是不願把這事，當面講出的，他……他幾乎跳起來去扯石秉富的頭髮。石秉富可是說到旁的了，那樣快，他的心才放平下去，慚愧的兩片嘴唇互抵了兩次。

「……可是，今天是你和我，我和你，算細賬的時候嗎？不，個人的賬是算的，



遲早要算的，可是，今天我們還有一筆總賬沒算，這是一筆大的賬，血的賬，這賬同誰算，同日本鬼子算，……」

就是這樣滔滔不絕的講下去，半晌之後，楊眼第一個先大大的打了一個呵欠，老實講，他沒聽進去，那與他……與旁人也許有關，與他是無關的，因為他只是要一槍枝，他這樣想，又打了一個呵欠。但還是坐下去了。一直等會開完，大家分派了工作，楊眼自然也分到一份，——是送一封信到區分所去，石乘富却對他說，「你以後做交通吧！」他略略想了一下，他想：我要槍，可是這算什麼呢，不過，這我鬧着沒，也能夠做一做，便點了頭，允諾了。石乘富彷彿出過了一場汗，臉鼓鼓微微蒼白，用眼送着一個個陸續出去，最後，坐在樹根處的木凳的還是楊眼。他左眼眯着眯着，望着望着，忽然跌倒似的一歪身「嗵咚」跪在石乘富的面前。

「好，石乘富，我什麼時候有一枝槍呢……」

隨了這話，眼淚唿唿向卜淌。一面打着嚏。石乘富一把扯起他，臉上泛過一陣哭笑不得的焦灼，安慰他。

「好好做工作，打日本，就會有一桿槍，還是好槍呢！」

「有一粒子彈嗎？」

「何止一粒……」

「不，我不要多，我只要一粒，就要一粒，就夠了，我拿着那槍，哼，哼！一種異樣泛着的光彩；又從他黑皮子臉上照耀出來。」

石乘富望着他走遠了，沒在樹林子裏去，自己方始笑出聲響來，……

整個秋日，楊眼常常在風裏雪裏去送信，——他以另一種心情纏繞着心內的期待，爲了迅速些實現這期待，便不自主的在送信時，路跑得快些，工作時，也特別來得比旁人積極，實際在感情上說，他并没把那狹隘的一個人的仇恨，放到整個的仇恨裏面，而那些個的仇恨又是什麼呢？……想到這裏，仍不免有點渺茫，因此，他也就存另外的一面，那面充滿焦燥，一焦燥起來，也還是左眼瞪得更大更大，右眼下塌着。對會上的談話，他不十分熱中，仍然打瞌睡，有一次睡着了，受了批評，因此，也就漸漸聽進去了些，……楊眼又愕然明瞭起來，石乘富所說的整個仇恨，就是我們和日本鬼子的仇恨。一直到在會上受了一個刺激，他清醒了，那次，突兀的，石乘富問……

「你是那一國人，你知道嗎？」

「石花子。」

「開你那一國？」

「那一國，」楊眼略略沉思了一下，應悟般的直嚷：「山西國，山西國。」大家都「哈哈」笑起來。笑得他毛骨聳然，臉不禁從耳根下紅赤起來，反轉爲惱怒，但，從那次之後，他曉得了一個「中國」。

在左近周圍，如同天上的雲和風一樣變化着。石花子村帶着一種彩霞似的朝氣站起來。大家也看到楊眼，似乎漸漸活潑起來了。雖然木瓜樣黑瘦的臉還是依然，印堂上沒有光彩也是依然，不過，從那隻獨眼里却可測驗出他在身子裏，是有一股強熱的力活躍起來。他不再那樣沉默，死一樣的，灰顏色一樣的默了。他講話，他大聲「格格」的笑。——爲什麼呢？因爲他覺得一天天舒服起來，他覺得楊鬍子一天天在縮小，他相信楊鬍子有一天也會交「惡運」的，便暗暗高興，但久而久之，日子一長，楊眼苦悶還時不時的滋生着。他常常自己想：「……進步是進步，可是楊鬍子這狗日的，連官村長呢！」他便更不能想到楊鬍子還有一枝槍，一想到，立刻會觸了電似的，那隻小小的黑眼睛似的槍口漲大起來。——指着他。他便一指甲送到牙齒上去嚼，然後，沉默下來，又懶散下來，彷彿抽了筋刮了骨似的，回到家去睡覺。寒冬。乾鬆鬆的晴天里，遠處「轟轟」響着炮聲，一天比一天近。這早黎明之後，楊眼打發了老婆和兄弟背了兩口袋炒麵，後溝裏去。這是村公所發下的命令，到處動員，要搬到後溝裏去。他看見老婆

一面滿着淚走了。便遠遠經過討公所，一路翻來覆去思索：「說不定，這次打日本：會得一桿槍，：」便熱烘烘有些高興。一到村公所，只見一匹黑驃子拴在樹上。楊鬍子神色慌張的往上放東西，楊眼一見怔住了，心下想，昨天動員時候，不是說村長也不走和自衛隊一齊保護石花子村嗎？：又一轉念：「是了，這狗日的要跑：：」便一扭身悄悄跑起來，到樹林邊三逢上石秉富，他一把抓牢他。恰巧在這時，從空中落下一陣撒鉄豆子似的小彈，：兩邊都一怔！」

「機關槍……聽！」

楊眼一隻左眼馬上一提，吊起來，緊緊的關着。右眉在下凹的皮膚上一聳一聳的。石秉富攔住他，又跑回村公所。正遇上楊鬍子第二次肩上馱了一個大包袱，朝外急走。石秉富一伸手攔住他：

「那裏去？」

「我……我……我……」

楊眼只管頸子，一歪一歪的，彷彿要用力拿那隻左眼，把這仇人吮吸下去。楊鬍子一望這顆眼睛，知道完了，便立刻嚇得伸手打拱，連平日那威風凜凜的神氣，一點都沒有了。楊眼再也忍不下去，伸一伸右腿剛想跳，馬上，被石秉富擋上了，石秉富的下頷

是那樣的可怕的蒼白着，從那裏面顫動，冷笑：「把你那一枝槍交出來！」楊鬍子還想懶，「我沒有！」楊眼往裏一擠，長夸夸胳膊，如同一根木棍似的「唧」一下落在楊鬍子頭上。「你說！」楊鬍子一伸手護着帽子，覺得却飛下去，這里露出光滑滑的頭頂，臉迅速的蒼白了一下，又迅速地紅了一下，鬍子一根一根都抖索着，——這一瞬，相反的，楊眼感到有一千種一萬種的紅的花，在眼前，在那里簌簌的向上浮升，渾身一陣陣極遽烈的抖動。楊鬍子耳裏又聽見「喀喀」一陣繁密的機槍叫吼，是更近了，便不由自主頭到腳往下一沉，趕不暇擇選的說：「那，那，在前面帶着走了，」石乘富扯了楊眼向村外去追趕。楊眼狠狠回過頭去睨了幾秒，到村口，突然，他不跑了，他不動了，他感到一些不自在，望着石乘富跑遠了的背影，「噲」的一聲火又騰空飛起，他想：「錯了，趁這時不！」便又重新回到村口，再找，楊鬍子也不見了。於是又是後悔，又是氣憤，又是慚愧，交加的注意，繞着那裏，彷彿誰在大聲叫喊。

「這一次還放過，完了，又完了。」

不久，石乘富回來了，手裏攬着槍，叫了一聲楊眼。楊眼抬起頭來，順左眼到左腮，掛着一條淚痕。石乘富不響在前面走，他從後面跟來，一面低下頭疼痛的讚：「自娘的——是呵，完了！我有過地，我有過生，我什麼都有過，什麼都完了，現在……日

娘的，連個仇人也跑球的了，完了，……這時，楊眼給一種幻滅的情感壓得縮扁着。只有狂妄的冬日的風，在頭上重重的巨吼着，彷彿要立刻把什麼都凍結為一整塊的堅冰。他的手指慢慢僵起來。楊眼好多天沒有再給旁人看到。漸漸冬日的風雪過去了，從天地下撒出來的緊張恐慌也過去了。石子村的人們由後溝里回來，……天上有着杏黃色的日頭。霧，影子似的飄渺着朝一面走。石乘富找楊眼去開會，他才又出頭來了，……大家都奇怪着，日子會有倒退的時候嗎！旁人爆炸的火星般笑起來的時候，他由一度的活潑又到沉默了。他和從前一點也無有詭異的沉默着。在會上，他並沒有打呵欠，也沒有體睡，只是除了在左眼里閃動的淚珠之外，他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發。好像大家都為一件事興奮，吶喊，而他卻從這事的背後，看出遠遠的危險。不過，老實講，楊眼也并非那樣機智，聰慧，和看不見的人。他却真的沒有聽見旁人的話，旁人的笑。……他給一股憤恨痛苦和銷蝕起來。從前他沉默，他憤恨，他有一個憤恨的敵人在那里，而現在，這個敵人似乎已脫出法網。就是那一枝槍和一粒子彈吧！可是那該打的既沒有了，他那一股憤恨逃去，便縈回向自己，於是他憤恨自己，於是更沉默，……為的五年那夜，看見那槍口，就沒敢動呢！為何那天不趁機除掉了他，好似沒那麼回事一樣，讓他逃掉呢！無敵的追悔糾合着無限的激憤。……楊眼彷彿在火邊晃了一下，立刻又隱

到黑瞎子去一樣，村上又聽不見他格格的笑聲，急匆匆的閃着光亮的左眼的閃電也收斂了。……這些，都不必說，不必去講，也不必去管！要是旁人，是可以勸勸的，而楊眼是要如此延長下去，長到多少時候，那誰也不知道，也許是無限的，……

石花子村經過一次動盪，却確實大大的躍進了一步，這由農人大會上推選石秉富當村長，就可以證明。楊鬍子果然也就沒再回來，到那里去了呢？據說到北店去了。這北店離石花子村六七里地。到一九三九年，敵人又跟了機關槍聲佔據了洪河鎮，北店便成爲一個漢奸的蒐集地了。這一次，事情來得如此突兀，石花子村正浸淫在那秋天暖陽的寧靜似的溫暖里，忽然，天落起雨來，照例是秋水暴漲一下，勾上山洪怒發的季節了。大家忙亂的準備堵水，補屋頂，村上的自衛隊好幾天沒有集合訓練。這天，楊眼吃過晚飯，慢慢向前伸頸頸，馱着水蛇腰走出來，望着那連綿不斷的雨絲，叮了一口氣，……他人似乎更消瘦了，好像一點火力也沒有了。到酒鋪仍然喝了一點酒，然後，伸手到嘴上摩着，剛要「哈」一下，——猛然一陣天崩地裂似的聲音，像就在腳底下掃過去一樣，他臉一下炭灰一般白起來，他聽出那是機關槍的聲音，趕緊一提腳奔出去，在台階上剛一猶豫，一看，向回家去的路上，子彈已經把塵土打出一「卜卜」的一朵朵煙花，再一撥頭，……就在後面，他看見那樣多黃衣服的日本兵，忽然，從那中間跳出一

隻小小的，可怕的，張開了的眼睛，他「蘇」的頭髮豎起來，心砰砰的緊攢了兩下。那是楊鬍子，——把那小小的黑眼睛顫抖了一下。楊眼抹轉身就跑，一交跌在泥窠里，拔起身，光赤了腳，還是飛奔。背後，槍「卡卡卡」緊響着，楊眼拐進一條胡同，便一直朝村外跑，除了「呼呼呼」的風雨之外，他什麼也沒有感覺，那風如同竹刀似的，劈劈拍拍由迎面削來，他只一隻野豬般，沒命的向那竹刀陣里鑽。

在那面山崗樹林里，逢見石秉富，他滿身是污泥，一隻胳膊用扯碎的衣襟綑紮了，掛在額頸上。血仍舊浸紅了那布片。石秉富臉是蒼白蒼白的，瞪着紅燈籠似的眼，朝着村子。

石花子村正艱辛的在濃濃的瀰漫的黑煙里，好幾處，火光突破黑煙，向溼溼的屍布般天空輝耀着，——楊眼看看這里，又看看那里，心是麻痺的，一塊樹根一般，那隻紫紅的左眼一映一映，忽然右邊的黑眼圈向下一吸，一轉身，自己咕噥着。

「……剛才，我要有一支槍就好了，一粒子彈，一粒……打不上呢！……」

只一瞬，一條冷冷的笑紋，又在鼻梁戰顫了一下子，眼又沉默沉默的順下去，她感到肚子里在空空的叫，忽然，一陣驚辣血腥的煙氣從山下捲送過來，他昏昏沈沈的迷惘起來。



：火焰一直燒了一夜。在潮溼窪窪的山上，樹林下，徘徊着焦灼的人們。次日，黎明將啓開天幕，一陣惡人飢骨為寒冷，由各處浸襲而來，打首回旋，然後散佈開來，楊眼沉默的拖了兩隻細了鐵條似的腿，向村里去，踏着泥濘，一會，進了村，幾具燒得焦焦的屍體留在路頭。楊眼似乎沒有看到，伸着長腿，大踏步由上面通過去，滿腔的血似乎一刻比一刻輕，往上浮升，而四肢和頭又都拚命向下沉，沉，不過他愈走愈迅速起來，兩隻孤另另的長胳膊一揮一揮的，跟了那擺動的次數，頭向前一栽一栽的，左眼珠却很少活動，：一會，他在一片瓦礫上兜了好幾個轉，如同陀螺似的愈轉愈緊，最後，他搖了兩搖，脚絆着還在冒煙的木頭，一歪，跌坐在那里，——晃然，一種濁熱向頭上更重的擊了一下，他一躍起來，吼着朝那危立的半壞房簷牆奔去，他沒入牆後面瀰滿的灰煙，就不見了，……半响，半响，楊眼悄悄的出來，緊緊把駝背靠了牆，兩隻大手無聲無息的垂在腿邊，手是黑紅的，塗滿血，從他那向下凹着的乾皺的臉頰上，唵的一條淚水亮了二下，就滾下去了，滾下去了，……

「楊眼！」是石秉富的聲音急喊着。

在牆上，楊眼一點也不動彈，只左嘴角一扯一扯的溼溼了幾下，像是要哭，又像是要笑。右秉富伸出唯一的一隻發硬的手抓攏他的手，馬上一股熱一觸，他的手軟了。

下，才「嗚」的哭起來。

「人沒有了？」

楊眼機械的答應着：「乾乾淨淨什麼都沒有了」。兩人便走出瓦礫場，到一條路頭拐過去。

過了幾天，楊眼靜靜的幽靈似的出現在石乘富跟前，臉枯槁挂了灰黯，長髮披散到兩頰上。伸着枯瘦而有力的兩隻黑手，沉重的說：

「石乘富！……日本來了，槍沒有一枝阿……」

石乘富從下巴上都紅漲了一下，自然他不是羞澀，馬上一轉，變得更蒼白，白里透着槍藍，翻了一下淚珠火熱熱的說：

「血債一層一層的，總要還的，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仇恨，是大家的仇恨，大家都應該有一枝槍，你知道。」

楊眼點了點頭，——不知怎樣，他忽然又變了，如同天空上，由陰密密的灰雲里突然出現了太陽，這太陽「嘩」的一下將金針似的熱與力賦給了土地和人類，人們就是這樣囑強的在艱難與阻礙里生長着的，彷彿一條條地面上的小河，不管怎樣流出，怎樣曲折，怎樣環繞，而總歸匯合向一個地方去。而石花子村，不管什麼村，山里也好，谷里也

好，那充滿了血的大海是朝着一個方向的。七八年呵！楊區執拗的爲一個東西，渴望，期待，時而哭，時而笑，時而興奮，時而消極，但有一天，那些，統統的都沒有了，那些細沙的吶喊，衝激，帶着泡沫和浪花，流向一處，匯合向大海。楊區由那些瑣細的煩惱憂鬱中間超脫出來，好像那些都退遠，那漸漸變爲塵芥，化爲煙霧，而只一般空虛的快感向他投來，——他變得又愉快起來，可是這回愉快含着堅強，愉快含着寬闊，心上好，一點蛛絲馬跡的牽挂都沒有，一任自己飄飄去。不過，血海似的冤仇，在石花子村每一個活着的人心上扎下根。人們的感情更源泉甘露似的培植了這冤仇。他們這種感情是對於土地的感情。楊區當石花子村上的游擊小組一組織起來之後。他總是到處得意地問詢着：

「日娘的，——去報仇，去北店，是不是！」

有的不言語，有的眼上泛着紅光回聲說：「會去的。」

不久，楊區又在小酒鋪里喝了一點點酒到肚里，肚里立刻暖起來，便到石乘富那裏，噴着濃烈的酒氣，笑嘻嘻說：「我要加入游擊隊。」

「好哇！我們還在一起……」

忽然很感動，石乘富這樣說，一面用濕而發亮的眼探訊般望着他，好半天都不動



跳的事情，那時，他把木瓜般黑瘦的臉貼到槍上，右眼緊緊用力的下陷，左眼通過標尺的缺口，到準星尖的細細一點亮光上，——然後，他通過去，看到他所射擊的仇敵，——日本鬼子，漢奸。就是這樣，他退了小組，黑夜荒山，黎明曠野的走着，走着，摸索着，於是，他射擊了，——第一次射擊了，第二次射擊了，第三次，他仍然那樣沉默的射擊了，……不知是第幾次射擊里，忽然，從左眼一顆小小淚珠滾到槍上去，迎面在那標尺的缺口上，準星尖的那面，楊鬍子把手重重的揚了一下，便猝然翻後倒下去了，：

北方的溫和的陽光，剛透過牽牛花架，鋪在玻璃窗一角上。靜悄中，兩隻麻雀啾啾叫喚了一陣，也嚙然無味的飛走了。睡在床上的敬——還被昨天的興奮所支持着。像久囚獄圍邊的犯人，突然得到自由，瞧見了久久期望的光明。那時，他將覺得一切都是光彩的；天空，牆頂，樹枝，甚至一根草，……其實像這樣興奮着，瘋狂着，激動着的人，在這麼一個平淡的清早，在這麼一個古老的城南里，是不止一百萬的。昨天，怎樣一個光亮的日子呵。……想着，敬伸出裸露的兩條膀子。花葉上的露珠，路上的行人的眼睛……牠們都被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了。敬想了想笑起來。

突然窗上的花影搖顛了。他判斷得出走近來的這陣腳步聲是誰。

竊竊的，一種天真的欣快。簡直他再也掩沒不下去了。它要純潔得蒸溜水一樣，從血管中流走……他想像，怎樣和這進來的人臉對臉笑起來，可是這腳步聲太急促了。他想：這是因為過度的興奮的關係吧！

「弟弟！……」

跟着這有點掩飾不了的焦灼的嗓音，敏推開玻璃門，一腳踏進來就喊：

「怎麼不對了，街上連一個兵也沒有了……事情會不會變了呢！」

敬的兩隻突露的眼光，是很顯明的包含了責備哥哥也浮躁了的意思的。他柔軟體操似的伸着搖着兩條膀臂，像在欣賞那肌肉的滑動，在鼻尖，帶了一個笑。擣擣腦袋。

「不會吧！」

「可是兵是沒有了呢！」

「那麼——也許二十九軍往前追擊去了！這裡，不久就會有別的軍隊來填防，你信不信？」

敏不置可否的，把眼光望着牆壁上，一張彩色的高爾基像。

「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敬用他粗野的，伏爾迦河上的那般嘆氣，緊子墨句的哼囔着。——那與奮人的消息，是比一針強心劑的效力大得多。他一時是不會把哥哥說的話——不管牠含有怎樣多的真實性，他此刻實在沒有再冷靜去估計它的力量了。他為一種心力的，熱的浪潮鼓動着。他不相信，一個兵沒有，便立刻會轉趨於嚴重，危急；實在，也因為這些年青的知識份子，在世界上生活上二十幾年，還沒有聽到，看到，這麼真實痛快的事放在眼前。這

種種條件，使青年中人多少有點浮淺的，在他哥哥比較滿冷點的眼睛里，他有點狂。

「哥哥！……不會，不會，昨天是怎樣的一笑，你想想……」

昨天……

當一種瘋狂的，燎原的消息衝進這古城，把從七日的日本砲擊蘆溝橋以後，延長下來的，那戰爭的疑難雲團，一下擊破了。馬轟里一般的蓋天下，螞蟻一樣繁密的行列開始在每一條街上，慶祝什麼紀念日似的給人，動員了整個的脈搏。在吶喊，鼓掌，歡欣。他們不再顧及一切。他們把懷疑，畏懼，一切都拋開去了。

開始是明亮的午間。突然，到處喊：

「號外——號外，好消息呀！……號外，號外呀！」

這時，你會跑到街中心去。可是立刻熱狂的浪潮掩過來了。你再也不能冷靜。那會的情形是這樣——賣報的人裸露着胸脯，二十歲上下，能幹的傢伙，在腳踏車上，一直往前急奔，一直在喊，在叫已經開始發啞，發吵，像一片木頭，就要爆火星來。你喊他，他不聽；如果他這兒有一堆人要買，也許停下一刻。你要拿出魚票來，他會說：「來不及找零錢」不賣給你。你要一個人在那兒孤零仃的喊。他會像總不見一樣的狂奔過去。在這一天，他們做了整個城市的引擎，活躍的血脈，燎原的第一點火星，



是他們把興奮立刻灌滿了全城。

都市的民心跳動了，顫動了。

正在路途上伴着走路的梅和敬，很快的得到一張報紙。當那樣一行黑字躍入了他倆眼睛：

「我軍克復豐台……克復廊坊……」

他倆的心再不能平靜了。敬像一個剛剛得了獎章的英雄——他一把抓着梅的膀臂搖着嚷：

「這真是的！——梅……」

梅誠摯的笑着，那黧黑的窄臉突露着不常見的天真，像晴空中一片陽光，那麼可愛。他們不約而同的把脚步加快。嘴裏微微有點喘。敬覺得臉上充滿了無限的光彩。他幾乎要向每一個迎面來的人，撲身擠過去的人，擁抱起來，呼喊起來。他想象，歡樂將風一樣颳滿了城市，街，胡同。每一扇住着人的窗……

「中國復興了——我們就得出關外去纔行！」

說着却到了一條十字路口上，梅是要回城去的，就舉手搖了搖，說了聲：

「再見！」

此刻他是急於要回到那一羣年青的伙伴中間去，他要大衆攜着手一齊歡笑。人羣中閃了那張黑臉一會就影了。

緊跟着，還沒十分鐘，敬在路邊的樹下走，還沒拐灣，突然，背後又箭頭一樣一隊騎腳踏車的人趕上來。他們不像在賞景。他們祇是在速度上作競賽——打頭，一個鴨嘴帽，扣在腦勺上的孩子，用沒有束縛的粗野的尖聲，濺着白沫，張大嘴喊：

「快瞧！——收復通縣啊！快瞧！」

這箭樣的，刺激人的字眼，立刻被整條街上的人接受了。

這真是所謂「雪片」一樣，多麼快的消息。難道報館的編輯，排字工人，機器，油墨，捲紙筒，都發瘋了嗎？這是真實的嗎？可是這念頭是站不住的。立刻像海潮捲走一枚蛤蜊壳似地。給熱狂的心情，很利落的收拾了。敬簡直是在跑。把兩個紙條，塞在花格的褲袋里往家跑，這時，在他急迫的需要的，是散布這消息。總之——他是非立刻把達到弗蘭的熱情，找個縫來發洩，來進跳不可了。

長長的，二十幾年的生活。整個民族，在恥辱，屈服，殘暴下的生活，像一捲污爛的紙片，沒有了。

光明，光明——我們的城市，是多麼可愛呀！我們的藍天是多麼可愛呀！

敬不斷的思想：一浪，二浪，不停止的由腦海中推進旋轉……幾天前在大家的心上的是「最後一刻」是像西班牙的人們一樣，用手榴彈，磚頭，玻璃瓶，來保衛馬德里那樣保衛北平。大家有這樣的決心，大家在期望着……炮火下，故宮，北海，圖書館，每一間廟宇，學校，建築物摧殘頹毀，化爲灰燼，每一條街上有血有死屍……大家決心「死守」，大家也相信二十九軍是勇敢的，是不會退後一步的。不錯，這樣一條心是鐵一般堅決的，貫穿了一百五十萬居民的心——因爲盧溝橋那邊割斷了平漢路。豐台，廊坊，也割斷了津浦線。然而我們背後還有一條平綏線，我們要憑仗着它，我們要保衛這古老的都市了。然而那一週之間的光明的突現——像由陰雲中突露的太陽。把這一切都推開了。

因爲消息明明告訴我們，前線展開了。蘆溝橋的日本兵完全變成一條斷了血管的胳膊了。

「這是真真確確的！實在的！」

敬——叨念着這一切。他走回家去。那會人們都在院子裏。年老的爹爹，背着手撐着下巴上的鬍子，不停的，來回走去，走進屋去，又走出來。他還在微笑。敬那會真真是浮燥起來了。他單薄的，微微白晰的臉上，再也忍不住那欣快的樂意。這樂意並不是

簡單的從一處露出來，而是紛亂的由眉毛，嘴，戴着近視鏡的眼睛，鼻子，所有面部的表情上，透露出來的。他把那張小紙條盡力的推在手里，喊：

「這回真出氣——日本的紙老虎啊！」

當他在灼熱的太陽光里回轉頭來，看見敬在院門上現出——難以形容的，帶着驕傲，勝利，興奮，微微把下額往上翹着的現出。他立刻把聲音提得更高……簡直是顫抖着音帶，嘴唇。

「你知道嗎？我們的勝利——你知道嗎？」

「你哥哥都快瘋了！哈哈……」

這是母親的聲音。她坐在一棵馬櫻花樹的陰涼下的藤椅上。敬，敬，在互相的笑聲里，談論着街上熱鬧的情形。風，下午的微含燥性的南風，把馬櫻花輕微的香味，吹散下來。藍的天上，飛翔着一羣白鴿的鴿子。一切是和平的安靜的，和這城里往常所保持的和平，安靜一樣的。

整個下午。敬和敬是把時間花費在街上。

瘋狂的熱情之流，充斥了街路……在東四牌樓南大街上，就有那樣的事，突然由北面開來一輛墨色的汽車。由窄隘的車衛上伸出幾隻手。攔攔一樣，抓了大把，大把的新

北平報號外，往空中，路上，行人的肩膀上，扔，拋……立刻無數的人羣雜亂的追着汽車奔馳，搶那些短條，立刻無數的紙條分散開哪！——多麼廣大的，熱情的羣衆啊！立刻轟轟出現在他們眼中的是收復，收復，收復……

黃昏公園的草地上，是有人在聚集在爲了勝利唱着歌。

當紫的霞線，像兩條溶煉的銅液，流過天安門頭頂，那高遠的天空。當智慧的星斗，帶着含笑的神色，出現在那蒼茫的蒸發着餘熱的天空——人們，一百五十萬巨大的洪流，是爲興奮，而弄得疲乏下來了。然而那興奮的騷亂是不會靜下來的，它仍然往前行進。

就在傍晚，在東門倉附近，有飢餓的神聖的行列走了回來。

隊形已經散亂了——這當然是疲乏的原因。綁腿散亂了。鞋跑掉了。脚是光赤赤的。滿腿實的泥巴，好像剛剛渡過一條河追擊過敵人。無疑的，他們是由火線上換下來的休息的。帽子歪扣在腦袋上。有的揣着兩隻大刀，也許那另一個是犧牲子。在這雜亂的，疲乏的隊伍中間，雖然每個在灰色的——北平街上所不免的灰色浮塵當中，低垂了頭。然而我們認定他們是勝利的了。

敬截在這隊伍的旁邊他感到一種刺激的血流激動在血管里，微微有點寒慄似的。

火，興奮的燃燒着——他簡直傾心自己是站在凱旋門前迎接着廣大的爲自由，爲解放去走上戰線的弟兄。他像是在迎自己最親愛的友人……

電燈桿上的燈光，微弱的亮起，照着行列尾巴上幾輛洋車。

那是六個——一個血濺紅了衣領，把頭抵到胸口上。一個用子彈袋束着胳膊。一個肩膀上，胸脯上，都流着血。一個腳踝包紮起來。一個頭部受傷，發出鉛般的眼光……

「他們又換下來休息哪！」

「追遠了，你聽——沒有炮聲了吧！」

是的，幾日來，永遠轟轟……轟轟在響的炮聲寂寞了。王府井南頭，長安街一帶，雖然還不許走人。旁的街上，胡同上，彷彿就要一下恢復了八日以前的狀態似的。人，仍然，匆匆的——動着由於過度興奮而感到發麻木的嘴唇到處說着。像蒲公英的花子一樣，好聽的消息到處流動。

晚上，敬喝了酒似的。把孩子小匣高高舉起來，問：

「小匣——打日本不打？」

孩子玲瓏的眼睛，閃着快樂的光芒。答覆這年青的爸爸的話。

「打……我有木乃，砍不着，哼！我會叫——日本人低下頭來！」

這立刻引起大家的譁笑。祖母笑得眼睛里流出眼淚。媽媽玲瓏便接過小匣來，吻着，拍着……她，敏，敬，了，然又用欣快，發亮的喉嚨，唱起，打回老家去。孩子也啾啾啾的唱着尖聲銳叫。這歌聲一直是震撼着幾百萬年青人的心肺的。現在，這歌聲是光明的，被人應用在這突破最悶的夜晚了。

就是這樣一天……

多少年前也是一天，「一二九」會在這里演過流血的悲劇，突出驚人的吼聲。又是「一二·一二六」。那全是在這古老的都市里。人們，爲了解放，爲了自由，爲了民族的生命線，和惡勢力鬪爭着。這個有歷史的地方，又在現在這偶然一天中煥發起來。牠將是新的；牠不再被人喚做古老的了……

今天，早晨的太陽，還是明亮的。

這樣根深蒂固，鐵鍊一般，放在腦筋中的一天，使人們仍然發展着興奮的。

敏把眼光由牆壁上挪回來。忽然痛苦的站起來，踱了幾步。好像有一種陰濕的影子在黏固着他，籠罩着他。他微微不安的，盯着在冷水盆里洗臉的敬的背背，深溝的說：

「那麼……我們出去看看好哪！」

「好。」

敬是跟敬過去的。昨天，街上一切景象，還強固的印在他腦膜間。

突然。這完全是突然的——敬和敬走到街上來了。他們走過胡同口上，幾年前塌下的戰壕，街沿上，堆成U形的沙袋。這些都是預兆着，有一個時刻會暴風雨一樣起來的巷戰嗎？……可是現在呢？早晨敏銳的太陽洒滿了街心。店舖的窗門，是在發灰的木板下掩藏起來的。這兩天整個混亂，交易停頓，滿城的耳朵都放在探聽消息一面去。荒涼，這好像是遙遠的十月；然而，這實在是估計太高了。人們昨天所興奮，所瘋狂的那個支柱——光明希望，現在一下破碎了，突然的。人們在街沿，那幾天以來都是密排的崗位上，再找不着一個隊友的兵。只孤零仃的剩在路心一隻崗位傘上的警察。然而，他完全像出現在幻想的十月陰慘夜晚的孤魂。沒有鎗。在那往常掛鎗的地方，卻是一根白木棒……裹在那黃的制服裏的身骸，在人們眼光中是那麼無力，可憐。好像今天這全城悲慘的景象，完全是他們點染出來的。

昨天今天……街上充滿了的是興奮的眼睛與失望的眼睛的交換。

「怎麼？怎麼？」

由意外的高興落到意外的冰冷中來。敬再也忍耐不住那憤怒緊張——敏的臉更早已就灰色的了。他簡直就要流出眼淚來。失望的悲哀在這嚴肅而陰森的雲團中，是出色



的，把重量放在一百五十萬人的腦子上了。人們經不住這樣玄妙的幻術。難道明天是在做夢……做夢……

「哥哥！我去找金，也許能聽到點可靠的消息！」

他們在馬路中心，分了手。敬急劇的坐在車上，不安的把眼睛往四下尋視。

那幾天不準通行的王府井大街南段，就像耶穌撒冷那幽僻的聖路一樣，充滿着冷靜，荒涼……人是極端稀少的。往日夢一般的繁華沒影了。洋行的鐵柵門室閉上了。煙館會轉的花燈，死寂了。只剩下更豐茂，更清涼的槐樹做成的濃陰，遮蔽着遠遠近近幾輛靜悄悄奔行的洋車。

剛拐到長安街上。

敬幾乎跳起來。他又看見了，一個，兩個，三個，……兵士，疲乏的走着。他們有的沒了帽子，有的沒有鞋，他們的胸膛是由敞開的衣襟呈裸露出來的。他們每一隻右手上攜着盒子鎗，上着頂門子，還把第二個手指頭放在鎗機的前面。他們預防着意外的突擊。這樣是散了的一羣，一羣，沿着長安街往西，出西直門去的。整個上午，是沒有斷絕——他們撤退了。

又走了一段路——又有幾輛洋車，拉着洋麵袋坐着保安隊弟兄，也是頭也不抬的朝

西去。

路上偶然你可以看見遺棄的軍帽，綁腿，水壺，……

敬趕到金的報館里。意外的是報館的門，加了鎖。報館空了，呆望了半天，得到的只是……

好容易奔了多少道路，找到金——他像是忙了一夜。好像是極度的疲乏里剛拖出來。圓圓的小眼睛，精滿眼屎。臉上沾了一層灰。幾根稀疏的，忘記刮掉的鬍子根刺一樣聳立着。是的，爲了消息，他昨夜一直是把耳朵放在電話耳機子上的。他是爲這一夜突而興奮，突而失望的刺激所壓倒了，聲音有些發啞。

「……撤那！完哪！從昨夜十點鐘就撤，順着長安街滿筒的往西灌……非常難亂，跟着保安隊，警察，也裹在一堆，莫明其妙的走……鎗都帶走了，你沒看見那些警察，今天都空了手……我們得到消息，開新聞檢查所，你猜怎麼樣？他媽的！」——他們還說沒那麼回事，我說：「沒事？人都走光了！」那邊也是：「阿阿……沒事」好好的！漢奸！」

敬的喘息緊迫了。他不敢想象了，只是苦。

「在一點鐘……突然各處都來電話說日本要炸海瓦斯！看吧！各家都變亂的，弄黃

土匪，搗大蒜，說可以防毒……未了，沒有那麼回事，那全是空氣障眼法呀！」

金激動的，把唾沫都濺出來。然後頹然的皺着眉，倒在樹上。

「那麼……金！完全絕望了嗎？你說？」

這簡直像是一個軟弱的囚犯在哀乞。那聲音是含混了顫抖，失望，希求……

金像爲這聲音所感動。看了看臉色，一刻刻蒼白下去的敬。只動了動嘴唇，吹了口氣，沒有言語。這時，大家還能希望甚麼呢？……一百五十萬巨大的人羣，昨天曾經興奮過，激動過，熱烈溢流過。可是今天呢？他們像偶爾失腳落下萬丈深谷，他們被一種比電力還強的力量，襲擊了，他們暫時抬不起頭來了。

「難道就這樣陷落了？」

敬激昂地把拳頭打在桌子上，兩條眼淚濡濡流下來。就了半晌。才又抑壓着轉了腔調：

「那麼——敬，你說？」

「敬，你想……在記善堂里，我們能合惡勢力多抵抗一天，就是一天，你說不是？」

英……接着金漸漸沉默了。恢復了本來面目。敬仍然落着激憤惱怒中。

「我沒想變——變得這麼快！」

是啊，誰想過？整個城市里這麼多人誰想過？……

北平城，古老的都市，文化的中心，牠具有種種安靜，樸實，整齊的優點。然而在這樣一天——革命後的第二十六年的這一天。以最大的悲哀與沉痛，放棄了，就這樣放棄了嗎？……不，不，我們居民寧可化為焦土，我們不願整個完好的送給強盜，惡魔。我們將用什麼理由來抵償這巨大的罪愆呢！——爲了整個民族，我們是抱有死的決心的。毀滅吧，毀滅吧，爲了更廣大的人羣的自由，爲什麼要顧惜一個城，一部分性命。祇有這樣把城里城外，幾百萬人一起送進水火，一起送進惡魔的手掌，這才是一件真正慘痛的事呢！我們廟廊上，那些虛僞人道主義者們，你們好好的生活罷！……

「……………」

一種失望與憤怒的糾紛燃燒在各個角落里。

陽光從窗玻璃上灑進來一條，千萬的塵星，便在那金光中不停的飛舞，跳躍——金尖尖的下巴，抵着了胸膛。而另一張慢慢和緩下來的臉像在縮斂，像要找個陰暗角落隱沒。突然，他交叉著手，從躺椅上坐直起來，鳥一樣尖銳的叫着：

「曲敬！你看前途怎樣呢？」

「怎樣？——除非中國軍隊趕緊反攻，可是……我想只有這個希望！」

「不要把希望提得太高了！爬得高，跌得重——你想一想昨天和今天，雖然我們這……勉力掙扎，而實際……已經是俘虜了！你和我，還有更多，更多……一點鐘以後，陽光里只剩下……」

歐文趕往西城，××大學附近的一家公寓那裏去了。

他敲開那扇平常並不關防的大木門。出現在門洞里的，那是三張怎樣的面孔——掌櫃的瘦窄的臉上，掛滿了恐怖。小鬍子多餘似的突在嘴唇上。他一瞬間也許在擔心，拉開門，外面站的是幾個日本兵吧？……誰知道卻是熟識的曲先生。掌櫃的背後，還有一個老太婆，一個瘦孩子。他讓歐文去趕緊推上門。

「曲先生你胆子不小呀！」

「沒有事！告訴你，街上還是那樣，我從東城到西城——沒事！」

那老頭子卻一個勁搖着那懷疑的腦袋。

經過兩棵老了細綠陰陰的丁香花樹，才拉開梅的那扇門；中間坐了五個人，却單單沒有主人梅。那藤椅上是胖子田勵，還有床上坐的山東哥——倆李素，李文，英文系的張淑英——她在激昂，憤慨的講着什麼話。當聽見門響，敬走進去的時候，他把話吞住

了。這道里像充斥了一種緊張的煙幕。靠在三角上的頭髮蓬亂，和敬同班的馬子民閃着很銳利的眼光，急迫的問詢：

「敬！事情這樣快！」

敬搖搖頭。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他們說。是安慰是抱怨。當一個人覺得一切都是空洞，沒有一點可以被感傷來抓牢，來推測的那會，他的心就變得有點慌亂，有點茫然……祇是直掩遮不了的憤怒着。這憤怒對誰呢？有甚麼用呢？這是當時不大顧慮得到的了。敬就在這樣一種感情下沒有言語。微微薄暗一點的光線里，十二條眼光，像寂寞的夜天上的露水閃，不停的閃動着。

「梅還回來？……」張淑英無目的地望着那本來掛的列寧，托爾斯泰等像片，現在卻空虛了的牆壁。

突然——連跌帶撞，一個身材很修長，穿着藍有大褂的女的，推開門撞進來。她的臉是那樣慘惻，罩了恐怖的白色……

「怎麼？密斯劉？」

她喘着氣兩手扶着顫慄的胸脯。

「壞……壞了！……學校門口有日本兵……」

「啊！」

恐怖，驚疑，立刻使不同的粗，細，發吵的嗓子，迸出這麼一個問號。

劉連忠的望音顛頂。

「我正在空會辦公室……猛孤行的，同學都跑過去嚷：『門口，門口，日本兵？』大亂哪……他們叫我跑，有人還說日本兵一定把牆外面包圍了！後來我們跳出來……不過，有的同學還在里面，他們關上了校門，大家用肩膀來抵着，他們要抵，抵……抵抗……」

「那麼海呢？」張敬英緊的問。

劉連忠真定了一會，一手想搔癢了那亂得蓬雜了的頭髮。

「他還在里面——我聽見他在排我的那個教室里面……」

「一刻暫時的沉默。一會，田勵，馬子民，李素出去了。臨走，他們說是要採看探看，——這東西也許包含着想搭救海的意思，——哇，剩下他們四個。會吸紙烟時李文卻不停的說着『劉連忠』，腳在磨邊，嬌淡淡的烟香吐出來，吞了吐出來，煙便水一樣往下面窗簾的冷布上流去。」

「敬把兩隻腳踏在桌子上頭，他在沉思：」

「敬！預備走嗎？」突如其來的，李文朝他喊。他沒答話。只是把眼睛楞楞的，看着其餘的兩個人是像在徵詢她們的意見。

半天敬垂着頭，來回躡着步——黑暗一片，光明一片，輪流的在他眼前轉。突然他跨了一步，捏兩隻手，肯定的說：

「走——我決定走，離開這里——在這里還有什麼作用呢！死吧！毀滅吧！萬惡……」

「你悲觀嗎？」張淑英問。

「不。」

敬摩殺的搖着頭。

張淑英非常同情，剛毅地堅決的望着這個人彷彿從前高遠遠的有一條道路，雖然那上面有着很多的荆棘，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走去，會和光明晤面。二十幾年來，一切告訴了大家……許多不安分的找尋幸福的人是怎樣殺的殺，倒的倒。他們死在獄中，——年青的，像一朵鮮花，捲入狂瀾。他們爲了幸福而獲得死亡。有的脆弱些，就退了腳，停着腳。有的說：「還是這樣生活，生活算哪！這便是使永遠的睡不醒死法的人却給幸福不了這子……」



源地的北平。他們的吼聲是會常常突破舉國的寂寞的。可是今天這聖熱血的、可愛的奔騰奔人該會怎樣悲痛的看着這淪陷了。祖國的旗子撤去，雖然他倒是不會給這些所摧毀的、這還要在這那條大路上。……

……只想着車不久會通，第一步只想到了天津……  
 會外一陣腳步聲……推門，頭一個進來的正是梅。還是那樣，一張臉，臉上一張寬大的嘴在笑。據說，原來剛才演的只是一個誤會。有一個同學剛一出校門，就有請他走走來幾圈日。兵，其實是警察，他眼睜了。就整喊着跑回來。大家立刻就關門，頭一個應，萬分緊張，鬧了半天，才知道沒有那麼回事。當正緊張的那會胡同里火……

在這一天內，每一個角落裏，都充斥了恐怖慌亂，謠言風一樣到處飄着。  
 散過了，一陣汗，自失，失望，：突然，他記起做還在等着他的消息。  
 金要上去了。……  
 金樹下，……

了！」他想着，走過故宮博物院，景山的中間，他沿着御河堤的垂柳，走過北運子，橋上留戀着甚至牆根下的幾片小草……他叨唸着：「這就都完了嗎！都完了嗎！」他和遊人心中感觸不同的，就是！這兒不但他受滿教育的地方，而且還是他的家鄉呵！

多麼樣的窒息，多麼樣的紊亂呀。城市的核心，像一盆火一點點斂沒下去。這是幾百年也沒有的事啊。人們奔走着說是要廢線了……

## 在艱辛裏生長

……這一次給茫然的黑手擺弄着，就要流落了。半日以前自己還是默默的問着：「到底怎麼樣呢？到底怎麼樣呢？」現在卻又置身於一輛悶子車裏，朝着南方行走了。

秋風颳着，這兩天，一直是落着雨。我親切的聽着，我那樣想：這是北方的風雨呵！

雨還半天停止了。地還是潮濕着，黏人腳的。剛才——九點鐘，給月台上的電燈光晃着一雙從黑暗中剛爬出來的眼睛，走上這輛車。天上還堆滿了太擁擠的白雲呢！誰要仔細想想這是怎樣艱鉅的一個大時代，誰也不會把時間當做問題的。從不斷的睡夢中，反正我們知道事是時俵時愈的。此刻總出不了這由東南部的一塊平野吧！

「喂……喂……」

不遠的一個角落裏，誰尖銳的喊着。大概是夢魘了。

在這一羣流浪的年青人當中，發着着的生命之流，是會燒化了多少壓積的悶鬱的。我蹲在一側滿沾着煤末的壁腳下，誰知道秋夜是這樣冷了——我從來也沒有感覺

過這樣的冷。身下的木板，又因為落雨，潮得像一塊冰，濕漉漉的。就在車旁，還有一個大洞……瞧不見，是可以掉下一條腿去的。那大概是因為木板污爛了的原故。鐵軌上，車輪煽動的陰風，便呼呼的吹上來，一會也不停的颳在頭髮上，臉上，肩膀上。

旁邊一個墊了厚厚襪套，把腦袋扎進被窠裏去的人，繫子打呼嚕。

起初我舉着，可是疲乏催眠着我。使我也想躺下，就動手搜集了兩張報紙，鋪在幕溝是油泥，污垢，潮漬的地板上面——剪着睜不開的眼皮，感到很大的欣喜。

「好容易我纔好好睡一覺……」

就裏頭陰冷，潮濕，裹了一條簿線毯倒下去。

總覺得睜開眼，視物昏起來——腿肚子轉了筋。兩手便抱着那條腿，一動也不敢動。想暖過牠來。

突然，車慢慢停下來了。

一會，相反的那一頭車箱裏「又……」的一聲，有誰劃火柴，點着了那根洋蠟。呵！上帝造物，上帝造光明施給這黑暗，陰森，冷藏室一樣的地獄吧！……

那光圍挺黃，縮動着，顫抖着，照得清楚的一張張慵懶的臉都像發酵了的饅頭。

這一堆人，真幸福。太多的棉被，鋪得簡直瞧不見地皮，那該多麼美，溫暖……我

這樣想。其中四五個學生樣的青年，披著毛茸茸的俄國毯子，還點燃了木烟斗，平靜的吸牠。可是誰也沒有言語。這樣冷的，寂寞的夜裏。是只有藉着嘴的份了。

腿能轉動了。我就跳下車去那。

冷清清的小火車站上，幾對着幾隻手，小丘一樣，堆得挺高，黑兀兀的。裏面不知裝的是什麼。也許是吃的東西？落花生一類……算哪，別轉念頭哪，有什麼用處呢！……

後面，車上，卻彷彿出了什麼亂子。一條女人的喉嚨在粗暴的嘶喊。頓也不頓。我把兩手深深插在口袋裏。一根背帶，把兩條褲脚吊起高高的，裸露着的那一段脚腕，就像沒在冷水裏。我慢慢越過那古老的，頂了盞煤油燈的，歪曲的木桿，向那面走。

「這個豬獯——小壞東西！她偷了我們賣賣半斤餅乾……」

從車門稀疎的光線裏，看得出，這尖銳的聲音，是從那個頭髮鬚鬚挺大的腦袋上發出來的。她一邊咆哮，軍裏還舉着一個什麼東西！大概是餅乾匣子。這裏牽着的那個寶竈就在嘩嘩嘩嘩的，悽悽的哭嘶着。頂可怪。是沒有一個人出本拍氣，說一聲話。這虛虛怎麼回事呢？我更迫近了兩步。我看清楚了，這個婦人穿得漂漂亮亮的在她對面，

「立着，一個矮矮的，穿着黑太計的小棉襖，她是多麼可憐的，顛倒着，她也不言語的站着，迎頭上墜下來的吐沫，她發紅也發激動。」

「你不要臉了！你願意嗎……」

「這難聽的，不入耳的……」讓我一頓，我發怒了。我頂多她不過吃了你半匣餅乾，而她是小孩子，飢餓與她這樣做，這是怎樣的一個流亂，飢餓的時代！爲什麼要這鬼般的咒罵她？這就是人們對待着一個可憐的小姑娘的恩惠嗎？……頂憤怒的，還是旁觀者的惡獸。……這些壞蛋這頑固的東西。罵的聲音愈兇，雨點一樣落下來。我就愈憤。終於我沒有先看一看手是不是飢餓，就伸到那漂亮的衣服上去了。」

「不要聽着……」

「我……」也許是她由昏眩的光線裏。看見我那隻手是怎樣飢餓，粗

一糖嗎她煙裏和地裏，徒徒退後兩步。……

「太太……」

餅乾心的窮人苦訴你……」

那時激動，……得像一頭熊……如果這女人背後還有爪，我簡直準備着毆打。藉以

暖暖身體。

「你用這樣下流的話，罵她的罪是比那半匣餅乾重的……」

就這樣，她嚇昏了。「聲不響，她暈縮了。我深跨一步到那小姑娘面前朝她說：

「強硬一點吧！沒什麼……」

她抬起了那圓圓的一張健康的黑臉，真奇怪，我的估計錯了。她的眼圈上，並沒有  
一滴淚，像我所想象的那樣。她只是驚異的把那兩隻美麗的眼睛睜得挺大。我笑了。一  
時倒想不起再說什麼，木木的沉默了一晌還是我先開口了。輕輕的問她：

「你爲什麼偷她餅乾呢？」

「因爲餓……」

是，不錯，這話說得一點不錯。我相信她。她是因爲宇宙間燎原一樣的一個餓呵！

「那麼——你到我們車裏去吧！那兒也許會得到同情呢！」

她望着這一輛紅皮的閘子車，點了點頭。

「那麼，我去幫你把行李取來吧！」

她搖了搖手制止着我。然後，小獼猴一樣，攀着鐵扶手，沒進黑暗中去了。我悠閒  
的把肩膀頂抵住了車皮——彷彿很痛，很愜意，就一面搖擺着那冷冷的兩條腿。把破  
了的皮鞋後跟上釘的鐵掌，丁丁……的敲着車站的石頭沿，悠閑的吹起口哨來。好像在

這世界上，我並不是一個不幸福的人了。

一刻，她出現了——這神聖的女孩子，她笑了。她叫我伸一隻手好拉着跳下來。

「多麼容易把憂慮拋掉的小東西呀！」

我看着她手上的一個小包袱和一條厚毯子，我喜歡得一把把那毯子搶過來，抱着，

朝她叫：

「喂——你還有一條溫暖的幸福的毯子嗎？哈，哈，……」

她立刻跟我大聲說笑起來，她立刻活潑起來，她立刻就和我混熟起來了。

等我牽帶了她，由黑暗中摸索上了自己那輛醜陋不堪的老閘子車。大家眼裏，立刻泛起了一陣光彩。都睜着眼，望着我，含着一種要說什麼話的神氣……我默默的。安排着在那裏的幸福，使我滿足。因為我可以得到她這條毯子上的——一部份溫暖。人在艱辛中，對於一點點溫暖，是那樣貪饞，那樣重視呀！

「這樣，我那條可憐的薄線毯子在下面了，上面我倆互相擠着，可以壓上那美滿的厚毯子了。」

「你多大呀？我說。」

「我呀？十五歲——十五歲不算小囉！」



「剛才旁人那樣惡毒的咒罵你，爲什麼不言語呢？」

「傻成！……我又不考她呀！」

趙玉言頗奇異的對話，留給旁人的問題。我悄悄爬到她耳朵上說：「我們的同情來了！」等等。」她沒言語，只一個勁的彈隻腳扭扭巷子裏的塵。我大聲的把剛才的事，對大家報告出來。我又有點激動。陪帶着便又把那個女太太談話了一大頓。我這說「罪」因爲我的起使，而偷一點東西吃，在這幾年紀的小孩子，只是應該換到同情，而不是犯罪。果然！這是在苦難中，一點點人類的同情，竟激動了大家。那裏在燭光圍裏的處了一回小絨球，約年青人就說了：「……」

「不錯！……是的，我們應當同情她！」

「……會，那邊稀稀落落響了半天。靈的一個龐大的黑影站起來動着，遮着了光線，塞滿了甬道，他向這邊走過來了是一個北方鄉音的青年，他跨在我們面前來，說：

「吃一點吧！」

「……」

「……」

助嗎？……」



果然，那個大洞裏，閃着車輪與鐵軌互相磨擦出來的藍火；不停約在下面閃爍着，中飛着……

我睡不着，她也睡不着，就又低聲的說起話來。

「你到底怎麼回事呀？一個人跑……」

「怎麼回事？告訴你——我是東北人，從那邊失陷了以後，就跟着姐姐在北平讀書；夏天，姐姐到西安去了……呵！這幾年了，姐姐真愛我，姐姐真沒離開過我……」

「嘔嘔……你扯遠哪！」

「可是誰知道現在北平也丟了！我又逃出來！」

「呵——你是逃出來的！」

「你聽着……噫！逃出來，坐了一天火車到天津，後來又上船，露了兩夜，纔又到了青島，又到了濟南……」

「現在呢？」

「現在到西安去找我的姐姐呀！」

「……」

默默的，一種難忍的感情沖擊了我。我彷彿海岩上的一塊石頭——我想起我自己，

從一個月以前平津陷落後，我離開了家，過了一陣，直是無主的狗一樣，各處漂泊着，受着風擊，雨打，這時代的艱辛的洗禮。家鄉那邊，沒一點消息，怕早成了一片爛泥。憤怒的血球，立刻像火星一樣在眼臉上爆炸了。我仔細想想，我也溜過了天津，塘沽，從海上一直到青島……現在我還向更遠的方向走去。多少人就這樣流離着，這十五歲的小女孩，也遭受着這樣的命運——想着，就自己憤憤叨唸起來：

「是誰讓我們這樣呵？」

「是誰？」小女孩突然尖起喉嚨說：「是萬惡的資本帝國主義！……」

「噯，你說的不錯！我們是難友！我們要永遠的記着我們的身受……」

這天憤怒使我的聲音顫抖。

一會，她卻悄悄的在籃子裏唱起監獄裏面的歌來：

……鎖得住我們的身體，

鎖不住我們的精神……

每次，我聽見這雄壯的聲音，我就想起我那此種在偉大的「一二·九」「一二·一」的洪流中的朋友。此刻，我不動的搖擺了她一下，低低說：

「喂！你不要唱好嗎？你還住過……」

「不，不，我姐姐教給我唱啊，我的姐姐呀！……嘿嘿，我快看見她哪！可是，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也說說！」

「我也和你一樣，流亡……只是我沒有姐姐，我要到浦口去上。」

後來，還說了些什麼，她彷彿就睡着了，不動彈了。我把兩手平攤在腿上，冷空氣中。眼睛掠過旁人倒着的黑影，從車門上望着黑夜的原野。外面是一片蕎麥田，棉花田，還是一片荒山，還是一條河流，還是村莊小溪，草地，誰知道。只看得見灰似的北方天空上，一牙冷清清的月，在那多雲的，雨後的曠野上，追逐着車跑……

「喂喂，……醒醒吧！先生！」

次日，是她這樣拍着吵醒了我，就坐起來看着原野。朝旭剛剛把美麗的霞灑上田間，樹含烟，天是高遠清明的一片靛藍。早風吹着，一陣陣田野上的香甜濃郁的氣息進來。

又這樣相伴了一天。

她不大凝想時，常用那響亮的喉嚨唱着歌……

晚間。十二點多鐘。夜，已經又像墨一樣的濃了。到達了徐州，她是要下車轉臨海路去。我也得下來，換另外一列車廂，直達浦口的。

在裏面  
娘半生  
長生

別了！就和這陰開，粘澀的閤子車做了最後的告別。

我替她擱了東西。自己唯一的物產——線毯，則挾在脅下。我同她并排走着像同一個小小的雪人，一長一短的影子，挪動在月台上。夜腳下，仍然是撥了冷水一樣，涼潯潯的。也許還是下露水的時候哪！

在陰森森，稀少的電燈光下。我倆走過天橋去。

離海車還沒開進站台來。而南下的車是一刻間就到點，開走的。當我送她到了票房門前，就把東西交給她。

「喂，那個乘車證——你帶好了嗎？」

她稀稀索索的摸了半天，纔拿出來。我就趁燈光仔細看了一下，遞還給她。

「好，你一路上要自己留心呀——強硬一點，沒什麼的！」

「沒有什麼的，你回去吧！……」

我點點頭，轉過身就走了——她站在那裏，笑着，揚着一隻胳膊，我揮了幾下手，示意叫她進去吧。她沒有，……等我一步步爬上了天橋的頂端，扶着闌干，見那一條黑人影兒在橋裏。我就舉起手，嚷：「喂……」……不知道她聽見沒有。汽笛在橋上，我攔過身大踏步踏着冰冷的木板，往下面跑……

天，這時又落起牛毛細雨來了。

——她還站在那裏嗎？這還算稚弱的靈魂，祝她永遠在堅強的路上走吧！

## 後記

在晉東南，一個時期住在漳河流域的盆地。經過一次游擊的行軍生活，到了太行山巔的一個小村落裏。總共，在那個區域里，住了半年多。在那里參加了工作與生活。有一個時候，我好像離開寫作生涯很遠了，簡直寫不出東西，我很難過。而同時，在鄉下，我卻有機會去看到許多農民——就是說，農民也和其他人們一樣，并非水晶體的，一眼便是透視，實際是需要你耐心觀察，體驗從多方面去了解的。我同樣爲這些感動！并非一個什麼英勇故事，而是因爲這一整個人羣，都勇敢地邁着步前進。現在，我雖然離開了那里，可是，我閉上眼，就彷彿那個叫做「磨牛」的嘴邊有個疤的農民在笑。也還聽到那十八齡的孩子聲音。這些新的人物都是我接觸過的，喜歡過的。但從藝術的觀點上說來，我是失敗了的。我會重讀者，應該先在此地聲明。關於所寫的這些人物，多沒有很完整的把握着他們複雜的性格，精神，而很具體地表現出來。——我想：在文



藝術作品里僅僅寫出一個人物的輪廓是容易的，但想寫出一個有靈魂的人物則很難。也就是說，不但從他生活的表面上，也從他內在的心理的矛盾過程來着筆，是非常不易的。——我並沒有把自己喜愛的人物，那樣活靈活現地寫出來，大概還是了解不深的緣故呢！但我並未灰——乃至放棄爲這些人物而寫作的志願，我要求着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現在，從這幾篇作品里——假如還能嗅出一點新土壤上的鄉土氣息和那些活躍着的新人的氣息，我也就滿足了！

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渝)

大 正

所 權 版  
准 不

著 者 劉 白 羽

編 輯 者 葉 以 羣

出 版 者 田 克 仲 濟

元 發 行 所 東 方 書 社

印 刷 者 東 方 印 刷 所  
重慶七星崗金湯街12號  
成都祠堂街十七號

封底